孙一奇

名医面面观

孙一奇

名医面面观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半糖》 内容简介
- 《半糖》 编辑推荐
- 《半糖》 作者简介
- 《半糖》 网络评价
- 《半糖》 目录
- 《半糖》 米娜（1）
- 《半糖》 米娜（2）
- 《半糖》 米娜（3）
- 《半糖》 米娜（4）
- 《半糖》 米娜（5）
- 《半糖》 米娜（6）
- 《半糖》 米娜（7）
- 《半糖》 米娜（8）
- 《半糖》 米娜（9）
- 《半糖》 米娜（10）
- 《半糖》 米娜（11）
- 《半糖》 米娜（12）
- 《半糖》 米娜（1）
- 《半糖》 米娜（2）
- 《半糖》 米娜（3）
- 《半糖》 米娜（4）
- 《半糖》 米娜（5）
- 《半糖》 米娜（6）
- 《半糖》 米娜（7）
- 《半糖》 米娜（8）
- 《半糖》 米娜（9）
- 《半糖》 米娜（10）
- 《半糖》 米娜（11）
- 《半糖》 米娜（12）
- 《半糖》 米娜（13）

- 《半糖》 米娜（14）
- 《半糖》 米娜（15）
- 《半糖》 米娜（1）
- 《半糖》 米娜（2）
- 《半糖》 米娜（3）
- 《半糖》 米娜（4）
- 《半糖》 米娜（5）
- 《半糖》 米娜（6）
- 《半糖》 米娜（7）
- 《半糖》 米娜（8）
- 《半糖》 米娜（9）
- 《半糖》 米娜（10）

《半糖》内容简介

那一年，我17岁，常常会做这样的梦：梦里花繁芜、人繁芜，我每日每夜地陪着她，唱歌、读圣经……轰轰烈烈的小坦克，简简单单的小女生，外表坚强内心脆弱的米娜，就这么陷入了一场不期而至的爱情之中……一见钟情和一往情深，在米娜的心中，究竟该如何抉择？生活的悲喜剧，才刚刚开始……

《半糖》编辑推荐

我的一生，谁的一世？记忆荒芜了整个年岁。我们怎样被想起，就怎样被忘记……你牵过我的左手，于是，右手闲置。这恰好是我要的爱情，一半就足够。这，就是我要的爱，不要太甜，不要太淡，简简单单，便已足够糖一样的青春年华，我们都在寻找一份甜蜜似糖的爱情，似糖的人生，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一生寻找，却一生和这份甜蜜擦肩。谁和谁，可以真正相守一生？是不是，我和你注定了要在爱情的地图里兜兜转转？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忘记了，什么时候开始，也忘记了，什么时候结束。只是，一遍一遍的，固执地等你。亲爱的，你还记得吗？那条开满鲜花的路，我一直站在尽头！新生代才女作家桑甜，送你一段妖娆的寻爱之旅。——纳兰若夕

《半糖》 作者简介

桑甜，曾就读于苏州大学经济类专业。2008年，获新浪首届文魁大赛气质才华奖。有点小情绪的女子，喜欢向日葵，爱在阳光下行走，有一点点小幻想；较懒，满足现状，不喜争执，有点小脾气；喜欢聆听键盘在手指下轻快跳跃的声音，喜欢在浴缸里阅读，喜欢寂静的午后；早睡早起，规律作息，不善寒暄。沧海桑田，所以桑甜。

《半糖》网络评价

我们似曾相识的青春，我们似远未远的爱情，像《半糖》一样纯真，像《半糖》一样甜蜜而心酸。读《半糖》，仿佛跟着青春私奔，那么美好而炽热。——《给爱情下个套》：刘小备在青春中加一半的糖，甜而不腻。那些还未到来又将远去的明天，伴郁着飘扬的青春成长，在《半糖》中一一体现，所有的美好、酸甜、悸动、成长，如同一道炽热的光芒，随着青春的消逝而消亡。——《幸福，下落不明》：任落落青春流浪在黑暗边缘，甜酸的记忆总在不经意间酝酿，一半甜蜜，一半张扬。《半糖》见证我们的成长，《半糖》装点我们的青春，记忆哀伤，爱情逝去时，我们来不及悼念成长。——《BABY，我的地狱王子》：芬香初

《半糖》 目录

第一章：妖精米娜第二章：美女巫韩小翘第三章：那些我不想说的事第四章：相遇第五章：谁比谁更忧伤第六章：海选第七章：三个人的温暖第八章：秘密第九章：炒作第十章：接近迷失第十一章：没有泪水的城市第十二章：终章薄荷味道的秘密不是后记的后记

《半糖》 米娜（1）

那一年，我17岁；常常会做这样的梦:梦里花繁芜人繁芜，只有爱萼华繁盛惊世骇俗；我每日每夜地陪着她，给她唱歌、读圣经.....——米娜的《小心事》我和韩小翘肩并肩地躺在草地上，眼上盖着香樟树的叶子。初夏的阳光，还不算毒辣；温和地照耀着我们的校服裙和白球鞋。她扎着马尾，嘴唇上涂着亮晶晶的唇膏；一说话，空气中就流动起淡淡的柠檬香，很容易让我想起小时候那些长年累月藏身在密封罐里的糖果。她扭过头来瞪着我，眼睛雪亮雪亮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在她的眼里看到了无限苍茫的落日。我突然想起她在作业本里写下的那句话：天空中那些缭乱的晚霞很寂寞，苍茫的落日很寂寞，整个世界都很寂寞，寂寞的韩小翘同学。于是我说，韩小翘你有心事吧。她笑起来，摸着我的头：米娜，你说呢？我才不会像追求她的那些男生那样傻了吧唧地猜有或者没有；我扭过头，故意不看她。大美女韩小翘撇了撇嘴，继续悠闲自在地闭上眼，盖上叶子；而我，就一直盯着天空中那几朵聚来散去的云朵发呆。我不是韩小翘，没有她那样的美貌，也没有她那么繁杂的心事。米娜就是米娜，就是那个整天想着能有朝一日掉进米缸里的小仓鼠。不过，我和韩小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喜欢在雨天听忧伤的歌，喜欢在阳光下自由地奔跑，平静而明亮地生活，不迟到不早退，和许多人一样有很多的梦，想去很多的地方。韩小翘拾起扔在地上的书包，捏了捏我的脸：“米娜，你又在想掉进米缸的事了吧！”“呃？”“伟大的美女巫韩小翘——”韩小翘得意地笑了两声，踩上她漂亮的单车，载着背着背包塞着耳机的我，朝回家的方向而去。一路上，她哼着歌，而我，吹着我的口哨。坦白说，就连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喜欢和她在一起；大概仅仅是因为，每次她抚摸我头的时候，都让我有种想要流泪的冲动。我叫米娜，喜欢托着腮胡思乱想的小女子。十七岁，高中二年级；喜欢看漫画书，写博客.....时常做梦有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带着韩小翘一起环游世界。也

曾经无数次想象过，要是我能长的漂亮一些，或许我就会跟韩小翘一样自信；穿着漂亮的淑女裙，踩着好看的小碎步，昂首挺胸从校门口走进走出引得一片艳羡的眼光。这一切的一切，只因为……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恋上了一个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记得他出现的那天，我穿了一条特难看的粗布短裙，毫无遮拦地露着两节肥嘟嘟的小腿，怀里抱着一锅从‘粥店’打包回来的小米粥，那模样简直和花季少女不沾一点边。我灰头土脸地从他面前走过。而他，就站在在我家前面的巷口，穿着干净的衬衫、牛仔、清爽的头发，背着一个单肩阿迪的包，耳朵里塞着MP3，光影交汇处，在他面前划出平行的阴影。我不知道他在听什么歌，但是匆匆一瞥间却记住了他脸上那丛落寞而忧伤的笑，一瞬间，我的心竟莫名其妙狂跳不已。韩小翘是在看了我的博客后才知道的，她先是对照电脑屏幕狂笑了三声，才特夸张地跟我说：“天啊米娜，你恋爱了，而且……对象竟然是楚梁。”楚梁？他叫楚梁吗？那又怎样？不过，真是一个奇怪怪的名字。大概是父亲姓楚，母亲姓梁。韩小翘还说：我可怜的米娜，你是没什么希望了，喜欢他的人多如牛毛。赫！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也不打算告诉他我喜欢他。事实上也是这样，后来我只见过他两次而已。一次是在学校的舞台上，他抱着电吉他唱自弹自唱薛之谦的《黄色枫叶》，回家之后我把它下载做彩铃，因为这事被韩小翘嘲笑了很久；另一次在校门口，十几个穿着超短裙描眉画眼的外校女生围在一起，看见他走过来，发疯似地大叫：“楚梁，我爱你。”真是声势浩大，地动山摇！我亲爱的楚梁面不改色目不斜视地从那群疯狂少女面前风度地走了过去，模样儿真是酷毙了。而我，就站在教学楼的巨大玻璃窗后，偷偷地，远远地看着他。我想，也许这辈子，与他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吧。那天回家后，在博客里我认真地写下：“假如有一天我们不再见面我也要像现?这样孤单地为你祷告无论这世界变得美丽还是变成荒冢。”只是，后来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有一天周末，我的电瓶车不争气地爆了胎，刚好被韩小翘看到，于是约好一道乘公交

回家。用韩小翘的话说，体验一下普通百姓的快乐，而我则是为了省钱。带着墨镜的司机师傅，把172路车开的锵锵有声，浩浩荡荡地向市区出发。我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碰上了楚梁。车门打开，他走了上来，我的心顿时噗通噗通跳成了圆舞曲。我亲爱的楚梁，他从我身边经过时，我觉得心跳的快要蹦出喉咙了。“喂！”就在我胡思乱想，心乱如麻的时候，韩小翘用胳膊轻轻地撞了撞我。我一惊，连忙抬起头看着她，我敢保证，那一刻我的脸一定红比番茄。“他在看我……”韩小翘附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从上车的时候就在看我……..第四次了。”“谁？”我直愣愣地问。“米米，你真是笨的可爱，当然是楚梁了。”韩小翘的手温和地落到我的头上。我一下楞在原地，心头一滞，眼泪呼啦呼啦地往上涌。我说过如果我能长的漂亮一些，我就会像韩小翘一样自信。可惜上帝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我用力吸了吸鼻子才及时控制住了即将喷薄而出的泪水。“也许……他是在看你。”韩小翘回过头来笑眯眯地看着我，突然捂着肚子大笑起来。我敢保证，要是换成别人我一定不客气地把手里的教科书招呼到他头上。“怎么可能。”我小声地说。“那我去跟他说你喜欢他，看他是什么反应。”我下定决心，要是她真这样做，我会立刻跳车自杀，好在她没有。“看来你是真的很爱他。”韩小翘一反常态无限忧伤地看着我。那又如何？我假装不经意地瞥了他一眼，却看见了他投过来的目光。我在心理拼命让自己相信，他是在看我，他是在看我，他是在看我……也许，只有天知道，在那个短暂的黄昏里，我的心百转千回经历了怎样的悲喜，以至于连他什么时候下车都没有察觉。

《半糖》 米娜（2）

6月10号。清晨。和往常一样，起床，洗脸，煮饭，吃饭，准备上学。平凡的不能再平凡。唯一不同的是，穿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床头的相框弄掉在地上。然而当我把相框捡起来的时候，突然就有了一种想要痛哭的冲动。苏洵的相片还是两年前拍的，那次她去北京出差，在长城上，穿着的Prada的套装，百合色的遮阳帽下一副大大的太阳镜掩住了所有的表情。她看上去很美，和十年前一样，依旧是我骄傲漂亮的妈妈；可是，我又忍不住想要恨她。原谅我吧，在我十五岁以前，我是多么希望生病的时候，她能陪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她一直工作在外，像丢行李一样把我丢给苏染照顾。好像我们无法相濡以沫，好像我从来都不是她的孩子。我一直都记得那个晚上，那个晚上下着很大很大的雪，似乎要将整个世界都被吞没了。我亲眼目睹了她和米莱签下离婚协议的全部过程。他们像是谈判桌上的甲方乙方，相对而坐表情肃穆。苏洵握笔的手微微有些颤抖。像她那样美丽骄傲的女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地接受婚姻破裂的事实，落笔的瞬间，我听见她用绝望的近乎愤怒地声音吼叫：“米莱，这辈子你都休想再见到米娜。”钢笔摔在地上，碎了，墨水渗进地板里，像一块惨烈的伤口。他们不会发觉，七岁的我抱着布娃娃，就躲在黑暗的角落里，看着他们激烈的争吵。我敢说，那一夜的雪，是有史以来的最冷最寒的雪。最后，米莱摔门而去，苏洵哭到在沙发。而我，真的从那晚之后真的再没见过米莱——我的爸爸。有几次，我听见苏染打电话时，悄悄地说，“米米这孩子，阶段性会出现孤僻，脾气暴躁……”我知道她是打给苏洵。离婚之后，苏洵就不愿见我，除了每月按时往卡里打固定的零花钱，证明她是我的监护人。我明白，她是怕看见我时，想起那段失败的婚姻，想起令她骄傲尽失的米莱。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她，做梦都梦见她回来看我。若不是那样，初二那年，我就不会变得空前叛逆，就不会在教室里跟男生打架，用凳子砸伤了他的额头，就

不会等老师来的时候还在大声地尖叫。其实当时，我是多么想哭啊。看见血从他额头上流下来挂在脸上，和所有胆小的女生一样，心里充满了恐惧感和罪恶感。苏洵，我亲爱的妈妈，我是多么地想见到你。所以，才会如此的不择手段。就这样，在校方的强烈要求下，我的监护人苏洵女士，面色黯然地出现在了我和苏染的门前。我无数次地想象过，和她见面时的情景；我以为按她和米莱离婚时的表现，一定会愤怒无比的骂我，甚至扬手打我。如果真是这样我一点都不恨她，相反我会更加爱她。“米米她……”苏染想为我解释。然而，苏洵只是冷漠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真的是冷入骨髓啊。她好像是累了，并不答话，径直走进房间，关上门。我呆住了，不曾预料会有这样的结果。站在门外像个木偶，突然间就尖锐地叫了起来，我听到自己在喊：其实你根本就不想回来，根本就在意我；我在你的心里，只是你的包袱，只是你累赘；既然这样，当初为什么不把我留给爸爸？为什么不在我七岁的时候把我送去孤儿院？“米米。”苏染被吓坏，她想抱我，却被我狠狠地推开了。我继续朝屋内的苏洵哭喊：“如果我是跟爸爸住在一起，他一定不会这样对我，要是爸爸知道你这样对我，他一定会把我救走……”“砰——”门一下子被推开了，终于她被我激怒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见她用那么愤怒的目光盯着我，她的脸色灰白极了，冲到我面前举起手。我没有躲，笔直地站着，等她的巴掌落下来。然而，却没有等到。她的手掌在空中停留了三十秒，捂着脸，冲进了卫生间。我用倔强和坚强构筑的强大世界，瞬间倒塌无虞。发疯似地跑进了房间，反锁上门，把头埋在被子中绝望地痛哭。——我和米莱一样，让她失望了。不是吗？那件事处理的短、平、快，苏洵用她在生意场上历练出的无比高深的谈判实力，成功地稳住了对方父母。又以火星撞地球的速度把我转去了五德中学。那几天，我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她早就不喜欢我了！从她和米莱离婚时起，米娜就在她的心中彻底失去了地位?她把我留在身边不过是想报复米莱。“米米，给我拿条毛巾来。”苏染在门外大声地喊我。我知道她昨晚肯定又

喝醉了酒。她总是这样，每次去酒吧就喝的半死不活，从二十岁时就这样。我怀疑她受过什么打击，又或者想打击谁，就像我跟苏洵、米莱那样。我想，她和我一样，内心深处都是受过伤害的孩子。她是大孩子，我是小孩子。我们才能够相依为命。苏洵第一次把我从北方城市带到她身边的时候，她憔悴的就像个蜡像人，坐在沙发上眼神空洞的像是已经死去，她牵着我的手，轻声地问："你就是米米吗？以后跟小姨住在一起好不好？""你生病了吗？"我问。"是的！我生病了。酒精中毒差点就死了。"她咧嘴笑了起来，"在医生叫醒我之前，我溜号去了趟天堂，你猜天堂是什么样子的？""有很多很多的天使。"我说。"没错，有很多很多的天使，大约有一万个那么多，那些大天使小天使们在茫茫大雪中打雪仗……"她摸着我的头温和地说："小米米，以后，要是我不小心喝醉了，就由你来照顾我好不好？""好！"我想了想，认真地点了点头，把手倔强地伸到她面前与她拉钩。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就像是一个态度认真的小保姆，全心全意地照顾扶醉而归的她。苏染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被酒精烧的痛苦呕吐地呻吟时，就咬牙切齿地发誓以后再也不喝了，一旦酒醒了，发过的誓也就随酒劲过了，该喝照喝，每喝必醉。我拿了条毛巾给她，顺便在微波炉里放了一杯牛奶。"你妈昨天打电话过来，说下个月月底想回来看你。"她接过毛巾擦了擦嘴，突然说。我一惊，愣了两秒，从镜子里看见了那张毫无血色的脸和大大的熊猫眼，假装很平淡地语气'嗯'了声。"她说她想你了，手上那单生意做完就回来看你。"苏染继续头也不回。"她真是这么说的么？"我问。"是啊。"她回过头来奇怪地盯着我看了一眼。我低下头，支支吾吾地："我……我要上学了，你记得把牛奶喝了……不然你胃会痛。"说完背上书包，头也不回快步走出门去。虽然我无法确定那句话到底是不是苏洵说的，但还是流下了眼泪。——苏洵，我亲爱的妈妈，无论我多么恨你，多么不想见你；但始终，你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亲人。

《半糖》米娜（3）

日子就这样在我的地平线上缓慢地划过，没有劣迹也没有痕迹。我大声地读书，自在地吹着我的口哨，打着车铃在校园里横冲直撞，就像花圃里正在盛开的葵花，就像一只饱暖无欲的小仓鼠，就像一辆轰轰烈烈的小坦克，尽管心情偶尔还是会走偏在北纬八度以北。有很多人说，米娜很快乐。是的，表面上看来我的确很快乐、无忧无虑、阳光灿烂，就连我自己对着镜子时，也不禁要佩服自己伪装的好。不是么？从初二到高二，我唯一做的最好的就是学会了如何伪装快乐。从苏染宣布苏洵要回来的那个早上起，我就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虽然这话听起来很土。我就是想让苏洵知道，没有她的关心，没有她的爱，我依然可以倔强地活着，就像小坦克一样。那天，韩小翘没有上学。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种很不踏实的感觉。课间时，我打她的手机，关机了，然后就鬼使神差地就拨通了她家里的电话。“喂！”保姆云嫂的声音传了过来。“我想——”我在思考要怎么说？万一韩小翘不在家怎么办？万一只是一次小小的逃学怎么办？这种事以前不是没有过，不过不同的是，以前每次逃课之前她会事先告诉我0。“是米娜吗？”我才说了一个字，就被云嫂听出了声音，我一下慌了，“……是……是的，是我。”我支支吾吾的，连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声音在颤抖，却又极力想要装出一副很轻松无意的样子。“米娜，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啊？你没有上学吗还是翘翘出了什么事？”电话那边云嫂神经兮兮地问。我的冷汗呼呼往上冒，慌乱之中谎话竟然顺口溜了出来：“怎么会呢？韩小翘……她……哈哈，正坐在我旁边打呵欠呢。”我假装愉快地笑了两声，“……本来，我是想打回家的，结果……你看……竟然不小心拨错了号码。”“噢！我以为是什么事呢。”那边舒了口气。“怎么会有事呢？呵呵，没事！我挂了，再见云嫂。”“再见。”我慌慌张张地挂断电话，手摸着突突乱跳的胸口，好半天才平息下来。可是，韩小翘不在家里，那么她会去了哪里呢？我又

开始不安起来。永远都记得那一年，那一年，我从原来的学校转入了五德中学。这里要说的是，五德中学是一所封闭式管理的学校。从得知消息的那一刻起，我就固执地认定，五德是苏洵给我的一所监牢，她想把我囚禁起来，让我枯萎，让我死去。那时候，我心里叛逆极了。我绝食，哭闹，嗓子都哭哑了，可是无济于事。苏洵显然已经对我失望透顶，她甚至懒得听我说话，她吧自己和我完全隔绝成两个世界，在处理完一切之后匆匆忙忙一走了之。当我从窗帘的缝隙里看见她头也不回地上了出租车，当我看见出租车缓缓的开出了小区门口，一下子就绝望了。真的，她走了我就不想再闹了，我把刀片藏在被子里，藏了三天，哭了三天。我想，苏洵，要是我死了你就会回来看我了吧，要是我死了你就会后悔了吧。可我没有死，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害怕苏洵听到我死亡的消息会伤心，我一想到她可能会伤心我就受不了了。我第一次和韩小翘讲起这件事，她直直地盯着我，眼里充满了同情：我可怜的小米娜，原来你真的想过要自杀。我说，是的，我当时矛盾极了，绝望极了，我想用死亡来证明。她不由分说一把抓住我的手，撸起我的袖子。我惨淡地笑了笑，缩回手，跟她说：韩小翘你相信吗？最后我妥协了！我当时想，那好吧苏洵，我就那所监牢里悄无声息地死掉，如你所愿。她叹了一声，忧伤地摸着我的头：米娜，不管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做那么愚蠢的事，你应该明白，要是你死了，你妈妈该有多伤心。我说：不不不！你误会了，其实我还不想死，我还想去很多很多的地方，想看很多很多的花朵，有很多很多梦想没有实现……我只是……只是想把她留在我身边。你能明白吗？就像大部分人那样，在父母跟前承欢膝下，她已经让我已经失去了父爱，难道不应该给我爱吗？她像是明白了，点了点头，声音有些哑然：米娜，是不是这样？你总是觉得很孤单，缺少安全感；希望从她那里得到关心、爱和理解。是的。我说。那次谈话，是在我进入五德后的第一个元旦。零点，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我和韩小翘站在楼顶上。那天，风很大，夹着雪花，四周一片漆黑。她穿一条薄的黑色的

短裙，瑟瑟发抖；我浑身也被风吹透了，牙齿不停地打架，我背对着她，声音有些哽咽：虽然苏洵丝毫不在意我，虽然她千方百计地避开我，但我还是厚着脸皮无耻地无耻地向她索取。当我说完这句的时候，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出来，我用手环着自己，努力压抑着，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悲伤，即便是在这样的黑夜里。

《半糖》米娜（4）

直到……感觉有人从背后轻轻地抱着我。韩小翘企图用她小小的身子温暖我。她说，米娜，请你相信，我能理解你，真的。我听她说话，用那样细微的声音，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滴落。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晚上，两个人抱在一起，她陪我着落泪。我也会永远都记得远处，那晚，漫天的烟花，开像钻石一样。用韩小翘的话说，景色，很美，很凄凉。我们就这样站着，像两尊风化了的石头。从那天开始，我们成了朋友。她是我在五德的第一个朋友，一个美的像天使一样的朋友。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一个人的面前如此地敞开心扉，哪怕是当我踏进二年三班，当大家得知我转学原因而冷然以对只有她欣然地问我：米娜，我们可以做朋友吗？我记得当时我木然地看着她，骄傲而冷漠地说："我不需要朋友！"其实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是因为苏洵把我当囚犯一样地困在五德？是因为班级同学的冷漠？还是怪她那么大方地问我'米娜，我们可以做朋友吗？'我说不清，就像被恶魔诅咒了一般。"滴滴滴"手机忽然在口袋里响起来了。我取出来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米娜，我是韩小翘，我有急事去了乡下，帮我向老文请假。她去乡下了？没错，而且是因为急事。我连忙按了个回拨，然而就在这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对方已经关机。老文是我们的班主任文德清。一个四十不到却邋遢的像五十几的小老头。背地里，我和韩小翘一直喊老文。这应该是我第十二次跟他说谎，前十一次他都轻易地相信了我。而这一次……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怎么你没去乡下看她奶奶吗？"我曾经在某一次撒谎时说过，我的外婆是韩小翘奶奶的堂姐。我老外婆当然不是韩小翘奶奶的堂姐，所以我说过这话马上就抛到脑海了。我站在那里，涨红了脸，猛然意识到也许他早就知道我在撒谎只是没有拆穿而已。果然，听他说："以后你要记住，你外婆是韩小翘奶奶的堂姐。"我低着头，感觉办公室所有人的目光'刷'地一下全

部集中在我的一个人身上。其实根本没有人看我，文德清坐在办公室最隐蔽的角落，桌子上两摞书，将他牢牢地挡在后面。我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要是没有的话我要回教室了。”他拿起他的大茶杯，咕噜咕噜喝了两大口：“米娜，你最近上课时经常走神，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情？”“是吗？”我说，“我是在对学过的知识进行深度思考。”“呵呵。”他推了推眼镜，“我看过你的博客，有一些写的很好。”我惊讶地抬起头，我从来没想到过文德清竟然会上网。虽然学校普及过电脑教育，但是，像他这样观念落后的土老冒，顶多上网下下象棋。可是……他居然去了我的博客。我有点慌张，我想下面……他一定要对我进行早恋教育了。“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敌视着他。“我觉得，你应该参加比赛，或者投稿给杂志社。”他从脸上摘下深度近视镜，细心地擦试着，“虽然学校不赞成学生精力分散在学习以外，但是我觉得你用这方面的天赋和能力。”我有些吃惊，他会用这样友好平等的方式跟我谈话。老师和学生，我和他，应该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才对；我不相信他是一只慈悲心肠的猫，顶多是只邋里邋遢文绉绉的猫。“你不觉得我是在早恋吗？”我问他，很有挑衅的味道。“你十七岁了。”他说。“学校不容许学生谈恋爱的不是吗？”“这个你得自己把握。”他把眼镜戴好，转过头来看着我，“我没觉得你是在谈恋爱，相反那种朦胧的感觉，很微妙，也很美丽。”我无言以对。“我回教室了。”我说。“等等。”他叫住我，“米娜，我一直想跟你说，你是一个好姑娘，看了你的博客更加证明了这点。”我是不是应该很开心，第一次被人称做好姑娘。可是，我高兴不起来。一个经常说谎的人怎么会是一个好姑娘呢？我站在那里迈不动步子。文德清似乎不曾觉察到我情绪的变化，埋下头继续在作文纸上写写画画，并朝我挥挥手示意我离开。我转身，离开。

《半糖》 米娜（5）

韩小翘从乡下回来之后，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呆，一呆就是一节自习的时间。我没有问她那次逃课的原因，她也没有主动提起过，我们两个都有意无意地在回避着什么，至于原因，我也说不清楚。有几次我看见她在草稿纸上不停地画着着一个人，我觉得很像是楚梁。我很用心地想过，假如楚梁跟她在一起，我会举双手赞成，会毫不吝啬地把世间所有赞美的词语都送给他们，尽管这样想时鼻子总会很酸很酸。“米娜，你好像很久不在博客里写楚梁了哦。”韩小翘趴在我面前，呼噜呼噜地喝着珍珠奶茶。自从博客被文德清发现之后，我就很少再上去写东西，一想到有个邋里邋遢的小老头在盯着我的博客看，鸡皮疙瘩顿时掉了一地。“我要改邪归正，好好学习。”我说。“啊！”她叫了起来，手爬上了我的额头，“连性格都改了，你还是不是米娜啊？”“废话，米娜当然还是米娜了。”“天啊！”她抱着脑袋，“你能不能不要说积极向上一类的词语？要不是你提醒，我都快不记得下个月还要考试了，我什么都不会，考不出来怎么办。”“你也担心这个啊，你还是不是韩小翘啊？”终于轮到我损她了。“我不是韩小翘，坚决不是。”“对。”“那你打小抄给我好不好？”“给个理由先。”“韩小翘是懒鬼。”“恩。”“韩小翘要考第一名。”“切！”“哈哈！谁稀罕考第一名，我才不要考第一名，我是美女巫韩小翘，我要像蝴蝶一样飞走，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走，飞的远远的，谁都找不到我，谁都甭想找到我。”说着，她挥舞着手臂，手舞足蹈起来。“快来看啊！韩小翘又发疯了。”许诺扔了手中的铅笔大声叫嚷。“我疯了！我疯了！你们就妒忌我吧。啦啦啦....”她干脆脱了鞋子，爬到在课桌上蹦起来，一边蹦一遍唱歌。这幅模样要是让老古董文德清看到，非得气绝身亡不可，好在他不可能看到，因为下午文德清去教育局了。“米娜，晚上去LASIKO玩吧。”韩小翘跳累了从课桌上跳下来，直直地看着我。LASIKO是学校附近的一个酒吧。同学生

日，聚会，一般都会去那里，所以我一点也不陌生。“谁的生日？”我问。“没有人过生日。”她冲我摆了摆手，凑到我耳边，“我打听到楚梁初三时候的那个班有同学从澳洲回来，今天晚上有个PARTY在LASIKO。”“哦。”“你不想去看看吗？”“不去。”“胆小鬼。”她插着腰，好像要把我吃了。“我才不是胆小鬼。”我的小宇宙爆发了，毫不逊色地叫起来。话音刚落，上课铃响了起来。韩小翘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就在老师快要走进门的时候，扭过头小声地对我说：“米娜，你要是不去，你就是胆小鬼。”那天晚上，我们真的去了LASIKO。韩小翘打扮的像只妖孽的火鸡，眼上涂着厚厚的眼影，怎么看都像是只变异的熊猫，而我依旧穿着我的校服裙和白球鞋。用韩小翘的话说：“米娜，你的这种打扮属于扔在人堆里找不到的那种。”找不到就找不到吧，反正楚梁也不会刻意地找我。相反，我倒是可以躲在角落里偷偷地看他。呵，一想到这里心里美滋滋的。我已经四天没看见楚梁了。这四天，活的就像只无头苍蝇，心里空白连着空白，大段大段的空白连成一片，而想见他的欲望一天也比一天强烈。仔细想想，正好是从韩小翘逃课去了乡下的那天消失的。不过，我不觉得他们之间会有必然的联系。我和韩小翘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她喜欢的男生名单中，绝对没有楚梁这个名字，这点我可以确认。推开LASIKO的门时我还在想，要是楚梁已经在里面了，要是他发现了我，要是他看着我，那我该怎么办？是迎着他的目光，还是避开他的目光？要是我脸红了恰好被他看到，天啊，那真是丢脸死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楚梁并不在里面。昏暗的灯光下，几十个人聚在里面，音乐有点吵，众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嘻嘻哈哈，有两个女生居然坐在男生的腿上，有几个打扮?更是比韩小翘还要怪异。显然我是最老土的，所以一进门就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我跟在韩小翘的身后，低着头，心里噗通噗通的，像个拖着大尾巴的狼。本质上，我不喜欢吵闹，不喜欢嘈杂，不喜欢跟陌生人在一起，而这里，刚好全部相反，我却丝毫不觉异常。我很勇敢，不是么？因为喜欢的人，来到了这里。

《半糖》 米娜（6）

无论你信或不信，我的内心深处其实和大部分的女孩子一样，柔软，敏感，脆弱。一想到那天傍晚，他那样哀伤地站在落日下，我的整颗心就像被揉碎了一般。楚梁，如果你知道有个人如此倾心于你，你一定也会感动吧！“同学，这里我们包场了，请你们换一家。”一个矮胖子向我们走了过来，我的心开始咚咚敲鼓。韩小翘抬起头极其冷静而高傲地说，“同学，我们是楚梁的朋友。”“噢！”矮胖子显然有些吃惊，将我们俩打量了一番，语气顿时好了很多，客客气气地说，“那两位美女请坐吧。”韩小翘回过头冲我吐了吐舌头，拉起我的手，看也不看那个矮冬瓜，拉着我朝更加昏暗的角落走去。“来点酒好不好。”刚一坐定，她就转过头大大咧咧地问我。“我不喝酒。”“就一杯。”“不喝。”我语气坚决。“唉！”，她摊了摊手，重重地叹息了一声，“米娜啊米娜，连一杯酒你都不敢喝，你这辈子注定只能做好姑娘咯。”我一听这话，就像条件反射一般跳了起来，眼前出现的大片大片都是文德清的身影，——我才不要做什么好姑娘，我的叛逆如火山爆发喷涌而出，大叫了声：“屁个好姑娘，喝就喝。” “好吧！”她得意地笑了声，伸出一个指头：“只喝一杯，想多喝也没有。”“十杯都行。”“少装。一杯不醉就算你是大英雄了。”说完转过头，对服务员说了句：“waiter，两杯绿野芳踪。”所谓绿野芳踪，其实就是威士忌，矿泉水，薄荷叶加上砂糖混合而成的一种鸡尾酒。韩小翘话刚说完，手机就响了，她低头看了一眼，扭过头对我说，“我出去接个电话，马上回来，你乖乖呆在这里不要乱走。”“哦。”我应了声，身子往黑暗中挪了挪。韩小翘走了之后，我才发现整个LASIKO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目光在人群中顺便一扫，恰好看见刚才的矮胖子正在跟人交头接耳说着什么，几个女生齐刷刷回过头来看着我。我心中不由得一寒，连忙低下头；好在这时服务员把酒送了过来，挡住了众人的视线.我心不在焉地捧着杯子咕噜喝了一大口。上帝知道，这是我平生喝的第一

口酒，酸涩辛辣直抵喉咙苦不堪言，呛得我忍不住大咳，眼泪横流。我耸了耸肩，丢脸死了！随后把酒杯放在一边，干脆趴在桌子上盯着酒吧入口处发呆。大约两分钟之后，感觉有人朝我走过来。我抬起头，面前并排站着三个妆化的像金丝猴一样的女生，显然我都不认识，但是她们看我的古怪眼神让我浑身不自在，我干脆把头转到另一个方向趴在桌子上。“同学，有件事情希望你转告给韩小翘。”中间的女生敲了敲桌面，阴阳怪气地瞪着我。“什么事？”我问。“贱人！让她滚远一点，不要厚着脸皮缠着楚梁了。”“有胆子再说一遍。”我定定地看着她，很镇定，连我都很惊讶竟然没被这种阵势镇住。“你耳朵有毛病吧。好吧丑女，去转告给贱人韩小翘，叫她不要再缠着楚梁了。”我呼地站了起来，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韩小翘和楚梁扯在一起，但我知道韩小翘从来没有喜欢过楚梁，我不许她们怎么污蔑韩小翘；我从来没想过要在这里惹事，从开始到现在，我只想把自己藏在一个角落里做一个旁观者，我只想偷偷地看着楚梁，即便是叫我丑女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不容许有人在我面前辱骂韩小翘。我怒了！“不许骂她！”我几乎是在吼。“我靠！想吓我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也在暗恋楚梁。丑女省省吧，我们的楚梁帅哥这个时候正跟我们的海归美女在一起，收起你的大嗓门去一边自卑吧……”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我像是被雷劈了，怔怔地站着，一时间回不过神来。多荒唐啊，竟然连她们也知道我喜欢楚梁。是啊！我有什么理由喜欢那样一个优秀的男生，在她们眼里，像我怎么一个普通的女生喜欢那样一个优秀的人，显得多么滑稽可笑。我努力地忍着眼泪，忍着耻辱，努力的屏住呼吸不让自己跌倒。那一刻，我从没感觉过一个人会那样的悲伤。韩小翘就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她一进门就看到了我们的架势，就像疯了一样从人群后面冲了过来，挡在?的面前，指着那个女生：“你想死吗？”“哼”女生抱着臂，继续昂着头：“你来的正好，你们两个恶心死人了，竟然两个喜欢一个，还说是好朋友呢，我呸！”刹那，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我和韩小翘的身上；不，应该都聚焦在我一个人身上。我

相貌平庸，装束老土，不应该喜欢那样一个光华四射的人物。突然间，我觉得头痛欲裂，抱着头，捂着耳朵，倦缩在沙发上，竭尽全力想把身子塞进黑暗。喜欢一个人有错吗?

《半糖》米娜（7）

上帝从来都没有说过：米娜不能喜欢楚梁，不是吗。韩小翘试图把我从沙发上拖起来，可是她不能成功，她急的对我大喊：“米娜，你站起来，你站起来啊。”对不起韩小翘，请你原谅我，我开不了口，我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更没有勇气把自己暴露在众人视线当中，我只想把自己藏起来，上天入地一切皆可，哪怕是晕过去也好。“哈——装什么装。”‘砰’，酒瓶碎了，酒水飞溅，尖叫声充策在不大的空间里，就连音乐都被迫停止了，只剩下刺鼻的辛辣在空气中蔓延。韩小翘站在桌子上，居高临下用破碎的酒瓶指着那个女生：“妈的，闭上你的臭嘴！不然我敲碎你的头。”‘金丝猴’们被怔住了，乖乖地闭上了嘴，三个人面面相觑。“滚！”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拼了命才叫了出来，似乎只有这样，我的眼泪才不至于落下，似乎只有这样，我才能继续勇敢地呼吸；我拼命地咬着嘴唇，直到咬出咸咸的血腥。三个人泱泱地走了，人群散去，LASIKO的服务员拿着拖把过来打扫地上的碎片，音乐又轰隆隆地响了起来，伴随着跳动的灯光，有人上台蹦迪，似乎刚才的发生的一切已被众人遗忘。“米米！”我听到韩小翘在耳边叫我，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我没哭，狠狠地咬着唇，我对她说：“我没事。”她半跪在我面前：“米娜，你要相信我，我跟楚梁没有任何关系。”我知道，我知道，我拼命的点头。可是我的心却止不住地颤抖，痉挛。像是被一种奇异的力量吸引着，手慢慢地伸向了桌子上的酒杯。“你要做什么？”韩小翘劈手将酒杯夺下，她的声音显得那样无奈，像是在求我，她说，“米米，我们回去吧，我送你回家，我们走吧。”“不！”我不想这样落荒而逃，我说：“韩小翘，把酒杯给我吧，求你。”当我说这些的时候，我没有哭，韩小翘却哭了，她松了手，看着我捧着酒杯被呛的不停地咳，咳到流泪，咳到一整杯酒喝的一点不剩。当我喝下去之后，我也就明白了苏染为什么会嗜酒如命了。头昏昏沉沉的，整个世界都在倾斜、摇晃，一切都那么不真实。终于再也

不觉得丢脸了。终于再也不觉得难过了。终于，就连哭泣也有了借口了。我倒在沙发上，心里像是被火烧着了一样难受。韩小翘好不容易将我从沙发从拉起来，她说：“米娜，我们回家，我们走。”我支支吾吾地应着，却怎么也站不稳，只好用力地拉着她，生怕一松手就会失重倒在地上。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竟然又遇到了楚梁。昏暗的路灯下，他好像一直就等在那里，在韩小翘扶着我经过的时候，他叫住了我们。“韩小翘你怎么会在这里？”他问。“难道我不能来这里吗？”韩小翘敌视着他。“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够无聊！你等你的海归好了，管我们做什么？”“她是我表妹。”他说。“我靠！你有很多很多个表妹是不是？十个手指够用吗，再借你十个。”她一边咒骂一边拖着我站在路边等出租车，骂到最后，扬声说：“你走开！走开啦！”我把头垂到胸前，尽可能地不让楚梁看见我的脸，虽然，我是那么那么的想看他。头昏沉沉的，眼前的景象模糊不清，胃里在一阵阵地翻涌，我很想吐，很想吐。我不能在他面前丢脸。我忍着。尽管这样，还是被他发现了，径直向我过来，问：“怎么了，她喝醉了吗？”我彻底站不住了，身子一晃差点摔倒。这下好了，丢脸丢到爪哇国了，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用不着你管，一边去，别假惺惺的。”韩小翘大吼。“我来。”他伸出手来扶在我的肩上，“她住在哪里？我看她醉的不轻，这样吧我跟你一起送她回去。”他的手很温暖，温和地扶着我的肩膀，我有些慌乱，心跳的快要窒息了，僵直地站着，连脚都不会动了。——他离我那么近，近的让人窒息。他真帅啊！“别碰她！”韩小翘像触电一样跳起来，脸铁青铁青的。“别闹了。”他声音沉着，没有一丝不耐烦的表现。“走开！”“韩小翘。”“滚！”她猛地抬起脚，奋力向他踢去。那一脚，重重地踢向他的膝盖上。他竟然没有躲，踉跄了一下，疼的龇牙咧嘴，而我也跟着他晃了一下。“哇——”这下好了，我再也忍不住了，张口吐了。我要死了，我真的要死了。胃里的空气像是被抽空了，我捂着胸口眼泪哗啦哗啦地流，他干净的白衬衫，LEE的牛仔裤，还有新的ADIDAS的鞋，全被我弄脏了。我再也没脸见他了。

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这紧要关头，一辆的士神奇地停了下来，韩小翘乘机一把推开楚梁，半抱半拖着我上了车，将门狠狠关上。对！我得赶快逃走。可是，我又忍不住偷偷地从后视镜里看他的脸，略带痛苦眉头轻锁的脸。‘LASIKO’门口那些好奇的目光，还有那个刚从出租车上下来弄不清状况的海归美女，就这样被我们远远地摔在了后面。他们与我已经没有关系了，不是吗？

《半糖》米娜（8）

不管怎样，在我第一次醉酒后的第二天还是准时醒了过来。我吐的昏天黑地的时候，差点以为自己会死掉。原来，死并不那么容易。头痛，胃痛，浑身乏力，还是强撑着起床，即便是我不为自己着想，也要给苏染弄点吃的。昨晚，小翘送我回来的时候，苏染不在家，我想，她肯定泡吧去了。现在我们两都成了醉鬼。不同的是，我要照顾她，而她不必照顾我。我迷迷糊糊地向厨房走去，“呜呜——”一阵奇怪声音从苏染的房间里传了出来。开始时，我以为我听错了，并没有放在心上，当我淘完米，炖上，那呜呜声却越来越大了。正愣神的时候，突然那声音又消失了，变成了压抑的抽泣。苏染怎么了，她生病了吗？我连忙拿来钥匙，急急忙忙打开苏染的房门。“嘭——”听到响声，她扭过头，用手抹了抹眼角的泪珠，目光有意在闪躲着我，从床上合衣坐起来，假装不经意的看着窗外：“几点了米娜？你怎么还没上学。”“今天是周末。”我说。“家里还有吃的吗？”“我在熬粥。你想吃点什么我去买。”“我不饿。你……你去把冰箱里的酒给我拿一瓶来吧。”“没有，没有酒了。”我看着她。“米娜，你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她苦笑，“你这孩子，好吧！我自己去拿。”我没有拦她，一早我就看过了，冰箱里只剩下半瓶花生酱。她从床上起身，穿着拖鞋往门外走；刚哭过的脸还挂着泪渍，她比我见到的任何时候都显得憔悴，苍白如纸的脸，眼里布满了血丝，眼角竟然多出了两条鱼尾纹……白睡袍裹在她瘦弱的身体，就像是个空壳，她摇摇晃晃地向厨房走去，像是在梦游。我看见她那副模样，突然很想哭。她刚走了两步，手机响了，她怔了怔，似乎有些不乐意，但还是飞快回身拾起来看了看。我想一定是她熟悉的人打来的，她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按掉，深吸了口气，将手机扔回到床上，又走，没两步，又响，这一回她显得果断多了，退出去，按掉。就这样来来回回了四次，终于安静了。我松了口气，过了大约一分钟——“叮铃铃——”客厅的电话暴响，我看了苏染

一眼，她僵直地站着不动声色。“可能是韩小翘。”我说。她没有说话，我连忙跑出去接。一个温和的男中音从那边传了过来：“喂！染染你听我说，你听说我……”我把电话离开耳朵，对苏染说：“找你的，一个男人。”“跟他说我死了！”她突然大吼了一声。我望着她。她的脸灰白的吓人，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的脸会灰白到那种程度，就好像浑身的血液瞬间被抽空了一样。我被她吓到了。“你怎么了？”我问。“没事。”她烦躁地挥了挥手。“真的没事？”我追问。“嗯.”我对着电话说：“她不舒服。”“不不不，她在生我的气，你让她听电话好不好。”电话那边在哀求，声音急促且不安。我回头看着苏染。小声说：“你还是改天再打吧。”苏染却出人意料地走过来，一把将电话夺在手中。她的手止不住地颤抖，电话在她耳边停留了大概两分钟，那两分钟的时间里，她的脸从灰白从极度苍白，突然求饶似对着电话说：“求你了，求你了，不要再打我的电话了好吗？我们认识多久了，十年！是十年啊！不是十天，不是十个月，是整整十年，是我从二十到三十最最年轻美丽的一段！我不想再听你说话了，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吧，就像十年前一样。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说完“啪”地将电话用力一摔，疯狂地撕扯下电话线。捂着脸跑进房间，重重将门关上。我煮好了粥，给她端过去。她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把粥喝了吧。”我搬了把椅子坐在她床前。“不喝。”“你胃不好，不吃东西会疼。”

《半糖》米娜（9）

“疼吧，疼吧，疼死了最好。”“我要上学，没空陪你去医院挂水。”我说。她看着我：“知道了。冰箱没酒了，你去买两瓶回来吧。我不想出门，怕见到熟人。我包里有钱，你自己拿吧，两百应该够了。”“你到底怎么了？”我说，“你的样子，我不放心。”“不要问了。”她拉过被子蒙到头上。“是你男朋友？”“不是！”“你一直在等他？”我说，“所以你至今单身。”“你好烦啊，”她很烦躁，“你能不能不要像你妈那样婆婆妈妈的。”“他有老婆孩子，而你是第三者。”“你胡说！我不是第三者。”她猛地揭开被子，“他老婆才是第三者，她才是第三者。”我惊讶地抬看着她，我根本没想到她会和我说这些，虽然这些年我一直有意无意地想从她那里打听一些她不结婚的理由，但是，从没想到她会自己坦白。可是……“我十九岁的时候认识了他。”苏染说，“那时候我大二，他是我老师。在你来之前，我自杀过两次，每一次都是痛苦地收场。我很爱他，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他，米娜还不能体会那种刻骨铭心的爱，等你长大了，也许你就会懂了。”“我懂。”我说。“你不懂！”她大声的叫喊：“米娜，你才这么点，你懂什么叫爱？你不懂！”我倔强地看着她。听她说：“他就像是我的全世界，我的日月星辰，我唯一的颜色，总之我的心里眼里脑海里只有他一个。”“我真的懂！”我小声地说。苏染并没有听见，她继续说：“他胆小懦弱自私，我至今都明白我为什么会爱上他，毫无保留，一发不可收拾地爱，有时候连我都会为自己感到羞耻，因为爱变的卑微。”我递了张面纸给她，她说：“那个女人是他导师的女儿，长的丑不说，性格也不好；但是她父母有钱，所以她能趾高气昂地跟他说：只要你愿意跟我结婚，我父亲就会把你送去国外X大学深造。米娜米娜，能说这样话的女人，能有多高的素质？”“也许……”她并不听说说话，接着说：“就这样，她成功地把他从我的身边抢走了。真的荒唐啊！直到结婚头天，他才告诉我。我简直要疯了，没经历过的人永远

不会明白我当时有多伤心，有多愤怒，有多绝望，我打他骂他责问他……他任由我打骂不发一言。你来的那天，是我第二次自杀的三天后；第一次我开了煤气，我穿的整整齐齐的，是他第一次见我时穿的那件粉红T衅，我晕了过去却没有死，因为煤气瓶里的煤气少的不足以致命，我恨我自己为什么不在之前检查好，我狠狠地抽自己，整张脸都麻木了；第二次我喝了三瓶白酒，喝到胃出血，喝到昏厥，我以为这次我死定了，可是又被救活了。我当从医院醒来，发觉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我真的绝望了，我拔下输液器和检测器，冲到窗口，你知道吗，他们竟然让我住在一楼，我真的绝望了，想死都死不了，我该怎么办？我在医院里住了三天，我坚持要出院，后来你就来了。我看见你，那时候你才那么点，小小的瘦瘦的站在我床前，你妈跟你爸离婚了，把你丢在我这里，你比我还要可怜。那一刻起，我决定要好好活下去。”说真的，她的话让我震惊。“那然后呢？其实他心里还是爱你的，所以他又回来了，对不对？”我问她。“你说对了一半。”她说。“那另一半呢？”我问。“他回国是因为他老婆生病了，胃癌，说中医疗法可能更有效果。他回来之后也没有主动联系过我，有一回他买保健药，在店里遇到了我。”“你看见他之后，发觉你还爱着他？”我问。“是的。他比以前成熟了许多，我给他引荐了几位有名的中医大夫。”她叹了一声：“半年前，他老婆去世了，她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苏染，你要好好照顾成斌。我也以为这次我们真的可以在一起了，可谁知道，前天我从他朋友哪里得到的消息，说他又要结婚了，未婚妻才二十岁，米娜你能相信吗？哈哈——整整小了他二十岁。”我说不出话来。过了很久，我看着她认真地说：“你应该忘了他，去做个旅行，你想去海南？香格里拉？西藏？还是丽江？”她吃惊地看着我：“米娜，你有点像大人了。我会考虑。”“我十七了。”我说?“你应该好好睡一觉，然后远离是非之地独自想一想。我妈三十岁的时候，我已经七岁了。”她被我的话击中了要害，胡乱地吃了几口粥，打着呵气躺下了。等我从超市买完东西回来，发现她躺在床上睡着了。空气

中微带着淡淡的酒气，我检查了许久才发现，她把炒菜用的料酒给喝了。我只好去楼下的便利店里又买了一瓶回来，开始动手给她做午饭。我买了很多东西，都是她爱吃的：基围虾，鲫鱼，野生菌蘑菇……做饭的时候我还在想，也许她真的应该出去旅行。我在她房间给她收拾旅行用的衣物时，她醒了，坐在床上伸了一个懒腰，揉着太阳穴，问我："米娜你在做什么？""我给你定了丽江的机票，还有这是给你买的新的手机号码。" "谁让你订了？还有这，"她把手机卡扔到一边，"我不要换号码。我不想去，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做什么？万一这期间你有点什么事怎么办？""我能照顾好自己。"我说，"吃完饭就去吧，七点的飞机。""我哪里都不去，你别收拾了。"她又躺下了。我豁出去了，站起身冲她大声喊："你想怎么样？你三十岁了。过去十年，你知道你是怎么过来的，你把自己泡在酒里假装活的很潇洒，那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呢你要怎么办？将来我也会嫁人，那时候剩下你一个人，你要怎么办？谁来照顾你。""你瞎说什么！"她跳起来，狠狠地推我。我倒在地上。她提起箱子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抖了出来。"我哪里都不去，死也要死在这里。"她怒吼着冲进卫生间，砰地将门关上。苏染，难道我做错了吗？你是我在这世上为数不多的亲人，我只希望你过的好一点，难道这也有错吗？

《半糖》米娜（10）

我的心是一个空的贝壳，再多的温暖也无法将它填补完整。这世界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表面上单纯快乐的米娜心中，其实埋藏着很多很多的秘密。我开机，上网，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开，把音乐开到最大声。似乎只有这样，我才能稍微感觉到一点安慰。韩小翘一看到我上线就屁颠屁颠地跑过来问我：“米娜，你怎么会这个时候在线，你小姨不在家吗？”“她去丽江了。”“哇！那你一个人在家怕不怕？”“不怕不怕，这个世界有米娜害怕的东西吗？”“切！当初是谁在宿舍里被一只假蜘蛛吓的大哭来着？”“总是记得别人的嗅事，没出息。”“哈哈，还有……是谁在食堂里被一只死蟑螂吓的哇哇大叫？”“韩小翘是变态。”“……野营的时候，被稻田里的青蛙吓的不敢睡觉的人又是谁啊？”“韩小翘果然变态。”“还有还有……”……韩小翘笑够了，头像突然暗了下去。一瞬间，QQ里静悄悄的，所有人像是约好了一般全部离线，我用力地拍打着鼠标，心里的空白在扩大，开始讨厌一排排灰灰的头像。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是晚上十点。坐在房间里，突然感到一阵一阵凉意袭来，正愣神的时候，客厅里发出“沙沙”的声音，我吓了一跳，连忙起身查看，原来竟然是窗户没有关上，窗帘被风吹得沙沙地响。我承认，我是个胆小鬼。以前苏染不在家的时候，总是会让店里的楠妹过来陪我，这次是个例外。我关了电脑抱了条毯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拥着毯子伸出双臂抱住自己。突然很想给苏洵打个电话。我很孤单，很害怕，即便是开了电视，开了灯，开了音响，恐惧依然如影随形。我想要是有苏洵的鼓励，也许我就不那么害怕了。可是苏洵……她在做什么呢？这个时候，她应该睡了吧。记得小时候的夏天，那时候家里没有空调，到了晚上，她就抱着我躺在小竹床上在星空下纳凉。有时她给我唱歌，有时候她讲故事。她总是说着说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而我就乖乖地躺在她的臂弯里看着天上的大月亮，听着她发出的轻微鼾声，心里很踏实！尽管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是幸

福。现在想来，那就是幸福啊。坦白说，我对于苏洵的记忆是有断层的。一个美丽温柔宛如圣女；一个冷漠淡薄铁石心肠。这两个人在我心里不停地搏杀；甲方占了上风我就爱她，乙方占了上风我就恨她。大部分时间里我是爱她的。比如……此时。我很想知道，苏洵会不会也常常想起我？是不是对我也又爱又恨？我不能确定，我甚至觉得她是恨我的，假如不是，她就不会把我丢给苏染，就不会连个电话都不给我。还有米莱，怎么多年来我甚至没有见过他一次，没有接到过他一个电话。我上辈子一定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吧，所以这辈子才会那么孤独！那个晚上，我握着手机，反反复复地拨着她的号码，却始终没有决心打出去。我从没像现在这样矛盾过，眼泪无声地掉下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发觉有人在敲门。咚咚咚咚，沉重的敲门声把我从回忆中惊醒，吓的出了一身冷汗，那么晚了谁会在这个时候来？我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从猫眼向外看。天！我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韩小翘站在门外；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还戴了个帽子特像个特务，正弯着腰从猫眼里往里面看。一只大眼睛突然就怎么堵过来，吓了我一跳。我开了门，她一把抱住了我，大惊小怪的嚷嚷着："天啊！米娜你在干什么？我打你手机总也打不通，家里的电话又没人接。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吓死我了。""我在用手机打电话，中午时她把电话线拔了。"我说。她跟着我进来屋子，马上又叫起来："你在干什么？开了那么多灯，音乐还那么吵。"我走过去关了音箱，说："我心里有些闷，不开音乐怕睡不着。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我知道你是个胆小鬼，一个人肯定不敢睡，所以就过来了。"她得意地笑了笑，指着沙发上的毯子，一脸得意地问："要是我不来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在沙发上过夜了？""她走的很匆忙，没来得及叫人过来陪我。"我说。"可怜的米娜。"她吸了吸鼻子。

《半糖》米娜（11）

我在她旁边坐下，她的手很自然地落到我的头上；我的心瞬间充满了温暖，我该说些什么呢？只能定定地看着她。韩小翘的眼睛慢慢地越过我的脸，瞟向厨房里的冰箱，笑嘻嘻地问我："还有吃的东西吗，我饿了，每天这个时候云嫂都要给我煮东西吃，呵呵，她还不知道我偷跑出来呢，我跟她说，今天晚上我不舒服不想吃东西了，然后乘她不注意，就从后窗跳了出来，真恐怖，还差点崴了脚。"她一边说一边揉了揉脚腕，一边还是笑嘻嘻的，满脸的兴奋。"天！你还真是不小心，让我看看。""呵，没事。"她不在乎地冲我摆了摆手，摸着肚子大叫，脚算什么呀，肚子好饿好饿啊。"方便面和鸡蛋。"我说。"家里只剩这些了。""好吧。多放几个鸡蛋。"我从冰箱里拿出仅剩的六个鸡蛋和几颗小青菜。她站在我身后，喋喋不休地说话："你不知道，我小时候最爱吃鸡蛋了，一天起码吃四个。""你那样吃法不太对，鸡蛋胆固醇高。"我说。"胆固醇？天啊！我从来没这样想过。"她说："小时候我身体不好，医生说是营养不良，还有轻微的贫血。那时候我跟爸爸住一起，他很忙每天出去跑业务，即便是这样，还是没钱给我买牛奶喝；但是，他说鸡蛋有营养，就拼命地让我吃鸡蛋……那时候家里很穷……米娜你肯定没见过那样穷的人家。要不是因为这样，妈妈就不会……"她忽然停下来望着我，像是连自己也被震惊了，捂着嘴。我一边搅着蛋液，一边看着她。光线落在她的脸上，像是曝光在照片上显得那么突兀。——跟她认识四年，还是第一次听她提起她的妈妈，我原本以为我们是同一类，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一类，父母都是自私的人，因为不再相爱了，或者一方不想继续下去就一走了之，家庭、孩子统统不要了，任凭他们自生自灭。她低下头，用手用力地抹了抹脸："都是以前的事了。"她把目光投向窗外，背着光，阴影中眼圈微微有些发红，像是下定了决心，继续说："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很破很破的小房子里，冬天冷的像冰窖，夏天热的像火炉。那个弄堂里

住着很多外来人员，有很多邋里邋遢的女人坐在外门招揽生意。”她停下问我：“米娜……你明白吗？”我摇了摇头。“就是妓女。”她说：“她们说话大声，举止放荡，甚至连窗帘都不拉就直接换胸罩……”“我懂！”我打断了她。“爸爸把我锁在屋里不让我出门，他担心我被坏人教坏。于是，我只能趴在小窗口看着外面的小朋友们玩耍，我心里难受极力，每天就像是坐牢一样，那时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发誓我是个善良的孩子，即便他把我放在外面我也不会惹事。我哭、闹、乞求……所有的法子都试过了，可是无济于事。我很恨他，真的很恨……”说到这里她回身看着我：“米娜，你不要误会。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事，才会那样，稍微长大了一些之后我就明白了他的苦心，我心里一直很爱很爱他……就像你爱你妈妈那样。”我的喉咙里发不出声音……“米娜。”她说，“你刚才是不是在给你妈妈打电话，你一直拨她的号码，却没有勇气打出去，对不对？”她问的很小心，眼睛盯着我，用那样真诚的目光。我没有回答，眼泪差点落了下来。她说：“也许你该打个电话给她，大人们总是爱面子，虽然很多情况下他们会先来向你示好，但是那是一个漫长等待的过程。我想，你们内心深处其实是彼此相爱的，正是因为这样才相互伤害。”我搅着蛋液，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我很想过去拥抱她，可我没有那么做。没错，我和苏洵就是这样。我们本是相依为命的母女，如今却势同水火！——亲爱的韩小翘，这世界上只有你能明白我。那晚，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我给她讲苏染的故事，她给我唱歌；她唱歌的声音很好听，温暖的，略带些稚嫩的发音，像个没长大的小孩。她唱陈绮贞，唱自然卷，唱苏打绿，那种淡淡倦倦的哀伤如凌乱的烟雾一直笼罩着我。她停下来之后，很快就睡着了，她睡的很香像个婴儿，任何人都不忍心伤害的婴儿。我轻轻取出她耳朵里MP3的耳塞，她动了动，侧过身子，继续沉沉睡去，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反复的听那一首歌：“站在街角发现自己很无聊，我怎么哭著叫著像个孩子在胡闹，我该微笑还要有一点骄傲，就算是没了你了我也不能让人笑。”我睡的很不踏实，

迷迷糊糊地一直在做梦。梦中回到了小时候；梦见小弄堂里飘起了大雾；梦见我磕磕绊绊地走在河边；梦见苏洵穿着漂亮的长裙温柔地笑；还梦见了米莱……他穿着我最后一次见他到时的那件白衬衫，脸藏在很深很深的大雾中。我大声地喊他，朝他奔跑，但是他根本就听不见我说话。直到后来我才看清楚，原来在他身后还站着另一个女人还有个小孩，那个小孩大概三四岁的样子，也喊他爸爸。

《半糖》 米娜（12）

他抱起她，把她举过头顶，亲吻她的脸。就像我小时候，他抱着我亲吻我那样；顿时，我的眼泪大雨滂湃。梦境断断续续，有的是回忆，有的是臆想。事实上，我对米莱的记忆早已模糊不清了。离开他时我还太小，一个六岁孩子的记忆力是极其有限的。我只记得他个子很高，很帅，会温柔地唤我小宝贝米米。他的声音真好听，即便过的那么多年，我还是清楚地记得，仿佛昨天他还那么温柔地叫着我小宝贝。的确，曾经我是他捧在手心的宝贝，他举着我走过很多条街道，很多的巷子，睡觉前给我讲过很多很多的故事……我发过毒誓，再也不去想过去的事情了，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比如很多个夜晚，就像此时，我贪婪地贪婪地回忆着，不错过一个细节，哭的，笑的，快乐的，悲伤的.....无穷无尽的。想着想着……我开始感慨，感慨小时候对成长的期待，感慨时间的冷酷无情，也感慨米莱和苏洵，要是当初他们不曾相爱，那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是啊，这世界上就一定不会有我；他们彼此守候在另一个人身边有各自的一双儿女；再假如他们相爱了便一直彼此信任白头终老，那么如今我们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会是一个在爱和温暖中长大的孩子，会单纯而简单，会…….我想不出来，也不敢想下去。只有老天知道，有多少个清晨我睁开眼，是怎样迫切地盼望能看见苏洵和米莱的身影。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世间有句话叫做‘血浓于水’，原来说的就是我们。就这样，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沉沉睡去。没多会，听见有人在敲门。我太困了，不想开门，就把头蒙在被子里，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十几分钟，敲门声越来越大了，我只好爬起来。韩小翘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米娜，怎么起的那么早？”我来不及回答，汲着鞋子跑了出去。我确定要是不开门的话，那人会有决心一直把门敲坏为止。我从猫眼里向外看，他大概四十上下，衣着休闲，戴了副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我想年轻时他应该很帅，即便是现在看起来也颇有魅力。不过，我不认识

他。我的目光被他怀里的那束鲜花吸引了。——猜的不错的话，眼前的这个人一定就是传说中的成斌。我三两步冲进卧室使劲摇晃韩小翘。她从睡梦中被摇醒，瞪大了眸子看我，连忙问："怎么啦？怎么啦？""成斌在门外。"我说。她愣了两秒，呼地从床上跳起来，抓了件衣服就往卫生间跑："我靠！他不要脸啊还敢来，看姑娘奶奶我不灭了他。"可是……"米娜。"她一边挤牙膏一边大喊："你别怕，起码还有我。"这句话，让我感觉很慰心。我开了门，把头靠在门上，故意把头发弄的很乱，把自己弄的很颓，看着他怀里的花问："需要签收？有笔吗？""对不起。我不是花店送花的。"显然他对于开门的人颇感诧异，脸上不自觉地挂上了职业性的微笑，目光穿过我向我身后看，挺有礼貌地问道："请问苏染小姐是住在这里吗？""她不在，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我冷冰冰的，我凭什么要对他热情？"噢！"他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连忙问我："她没什么事吧？""她很好。"我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他松了口气，神情瞬间泰然自若："是这样，我是他的……""是她的男朋友吧。"我故意用一种司空见惯的语气。"呵呵。"他笑的有些尴尬。"算是吧，昨天……接电话的小姑娘就是你吧？"虚伪！真虚伪！我的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可怜的苏染，你等待了十年的男人甚至不愿意大方地承认你是他的女友。如果你知道会是怎样的心情呢？"到底什么事？"我开始不耐烦，我凭什么要对他好脾气？"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联系上她，我担心她会出事，所以就找到这里来了。""是吗？"我冷笑。这就是你给的答案？我望着他。那一刻，我想起十年前第一次见到苏染时的情形，她坐在沙发上眼神空洞的能看见死亡。我想问问成斌先生，当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请问你在哪里？欧洲？美国？东南亚还是希腊？噢！对不起，我不应该有这样疑问的。我应该明白，你和你新婚的妻子?在度蜜月，你根本没空去估计旁人，哪怕是这个人因爱你而死。他见我不说话，颇为绅士地笑了笑："请问，你是她的什么人？"我决定报复他，为了苏染我豁出去了。就在这时韩小翘冷不丁地从后面跳了出来："我靠！你看不出

来呀？我们是她的私生女。你是他的男朋友难道她没跟你说过？”“小姑娘真能开玩笑。”他笑的很尴尬。“谁稀罕跟你开玩笑。”韩小翘无所畏惧地看着他，“你歧视私生女吗？你看不起我们吗？”“不！”他连忙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韩小翘继续朝他咆哮：“你当然不应该有。正因为世界上无情无义的男人了太多才有了我们，如果你们大人懂得爱和责任，我们又怎么会冠上这样的不光彩的名称？那么你呢，没有做过一件问心无愧的事吗？从来没有吗？”“这个……”他变得慌张起来，擦了擦脑门的汗，仔细地将我和韩小翘打量了几眼，有些语无伦次：“我只是想知道，她去哪里了？”“她啊，跟情人度假去了，也许是去西藏，也许是香格里拉，丽江，或者海南，十天半个月也不会回来。你找她就打她手机吧，她总是会开机的。”“我弄丢了她的手机号码，你能给我吗？”他问。“她的事我们才不管。”他彻底被打击了，低着头，我看见他额头上亮晶晶的。过了一会，他说：“算了，我走了。”成斌走了，很狼狈地走了。可是原本是大胜而归的我们，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半糖》 米娜（1）

周末的晚上，照例要赶回学校上自修。我把家里打扫了一遍，到学校时天快要黑了。我推着电瓶车进校门，发觉两旁站着很多的学生，三五成群不知道在议论着什么，看见我走过来齐刷刷回头看我。我停下车，背着包往教室里走。远远的，看见教学楼下站着的那天在LASIKO遇到的三个金丝猴。她们换上了校服，我差点没认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我抱着课本，背着包，低着头，急匆匆往教室走。“丑女！”我记得这个声音。后来我才知道，那三个人分别叫：董落、陈娅南、林小乐。这是林小乐的声音，她站在楼梯前，挡住我的路。“无聊。”我避开她继续往楼上走。“一会就有好戏看了，我才不会无聊。谁像你，你才够无聊。”我心头一怔，感觉到事情不那么简单。我继续往前走，尽管心中像被压了块石头，压的我几乎要断气。我不明白我跟她们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这么苦苦相逼，喜欢楚梁既不违反校规又不违法，难道就这么令人不可容忍吗？我忍住眼泪，一步一步往楼上走，刚走到三楼的拐弯处就被韩小翘拦住了。“你怎么站在这里？”我问她。她一把夺下我怀里抱着的课本，拉着我就往楼下走，“我有事情跟你说。走吧！我们回宿舍去，今天晚上别上自习了。”“什么事？”我问。“就在这里说吧，我还有练习没做完。”“你必须跟我走。”她抓住我的手，拖着我往楼梯走。就在这时，我听见身后‘咻’地一声传来不怀好意的口哨。我回过头来，看见几个身影慌忙从窗口躲开了。果然事情比我想的还要糟。我用力将手从她的手里挣脱开，三两步跨进教室。——对不起韩小翘，我只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教室里乱哄哄的，尽管已经上课了却没有人在做功课，所有人都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显然在他们在说同一件事情。惊诧，怀疑，迷惑不解……当我走进门的瞬间全部落在我的身上。韩小翘想抓住我，却已经来不及了。当我跨进门时，所有人像是中了蛊一般突然就停了下来，教室静的可怕，‘咻’不知是谁又吹了一声口哨。“妈的，想

死啊，是谁？”原本站在我身后的韩小翘，像一头被激怒了的小母狮‘呼’地一声冲上了讲台，用力一拍桌子：“哪个孙子，有种的给老子站出来。”教室很静很静，似乎大家还不能总这突如其来的状态中清醒过来。韩小翘冷厉的目光逐一扫过众人；我看见有人把头埋了下去，伴随着长长叹息；还听见有人在低声的议论，或者摇头，或者静默；还有几个男生在相互使眼色。我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但我没打算要躲。韩小翘还在拍桌子：“那群三八的话你们也信？我呸！你们有没有脑子？有时间去想这些无聊的事情还不如埋头睡觉。”我有些发懵，怎么她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好像这个时候轮不上你嚣张吧？你们不是做贼心虚的话，干嘛把贴在公告栏的通告给撕了？”说话的叫许阳，是班上最调皮捣乱的男生，此刻他斜坐在坐在椅子上，手里玩着钢笔，挑衅地看着韩小翘，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我觉得脑袋一阵阵的发涨，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看不出来吗？还要我说多少遍，那是造谣！是造谣！”“米娜同学喜欢楚梁，她的博客全世界的人都看见了。还有你，上周有人亲眼看见你从楚梁的车上下来，那天下午你们一起去了哪里，跟我们说说好不好？”“哈哈。”伴随着周围一些男生不怀好意的笑。就像当头中了一棒，我的脸瞬间失去了血色。我看着他们，看着每一张熟悉的面孔，慢慢地变得陌生.那些闪躲、嘲弄、挑衅的目光，让我怀疑我从来不曾在这个班级生活过。我的脚像是被禁锢在地上了，我只能闷头站着。——连接学校网站上的博客，虽然有一些朦朦胧胧的日志，却从来没有提到过楚梁！

《半糖》米娜（2）

是谁把我的事抖了出去？我是懦弱自私的小孩，我只会逃避和自责。这个时候我已经无暇故意韩小翘了，我的心在破碎，我的头在眩晕，我已经……肝胆俱裂！韩小翘回头看着我，大概是看到了我的失神落魄，突然她一个箭步冲到许阳前面，拎起旁边的椅子，狠狠地朝他砸了过去……“啊——”教室里尖叫一片。就在这个时候，文德清走了进来。韩小翘并没有有在喝止声中罢手，‘哐’地把椅子砸在了许阳的身上，她耸耸肩膀，回头瞪着文德清，没有丝毫的畏惧。许阳从地上爬起来，揉着膝盖龇牙咧嘴地看着她：“我靠！你真动手啊！”我似乎活过来了，我的脚又可以动了，我的舌头也不在僵硬了，我低着头，不敢看文德清的脸，我想起那天他在办公室里跟我说的话：米娜，看来你的博客之后，更加确信你是个好姑娘。对不起，老文，我不是什么好姑娘；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我说：“文老师，我可能生病了，我要回宿舍睡觉了。”他推了推眼镜说：“好吧，你多注意身体，不要……”后面的话，我已经听不清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塞满了棉花絮的布娃娃，脑子里空空荡荡，身体里空空荡荡。我不清楚自己是怎样走出教室的，当门外的风吹到我脸上，我才知道，早已泪流满面。我摇摇晃晃地下了楼，摇摇晃晃地走在通往宿舍的路上。六月的风，真冷，冷的人牙齿打颤，我不由自主地抱紧了双臂。这个季节，头顶上的香樟树已经开满了细碎的花朵，路上，草坪上落了很多花瓣，很好看，让人感觉很惬意。我抹了抹眼泪，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哭，我硬着头皮假装坚强。灯光下，我看见还有几个学生在校门口的公告栏前徘徊，草坪上散落着几片撕碎了的纸片，我想过去捡起来看看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可我没有勇气；我还看见董落、陈娅南、林小乐站在教室的玻璃窗后，居心叵测地笑。我不觉得难过，想笑就笑吧。我抬起头，望着天空，我觉得天好像有点黑，应该是要下雨了吧。想到这里，鼻子一酸眼泪又落了出来。我开了门，躺在床上，不

知道外面的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我也不在意会发生什么了。我想给苏染打个电话，我拨了她的号码，但是她关机了。天已经黑了，走廊里亮起了灯。灯光刺的我眼睛疼，我把头蒙在被子里。我知道，这个时候除了韩小翘再没有人顾及我了，可我却把她连累了！要是那天我不跟林小乐他们翻脸韩小翘就不会冲过去要打架，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我接连不断地做梦，梦见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场景交织在一起。苏洵、苏染、米莱、韩小翘、初二时被我打过的男生……还有楚梁。他站在很深很深的云雾之中露着大牙冲着我微笑，他身体四周有巨大的光圈，他的笑容很干净，他冲着我招手。我迟疑着朝他走去，突然林小乐从旁边跑来出来，还有董落、陈娅南、海归美女…..她们伸出手疯狂地撕扯着我；我的头发被扯的一缕一缕的掉在地上，我的身体就要被撕裂了…….“啊——”我终于忍受不了大叫起来。“天啊米娜醒了，米娜醒了。”韩小翘和许诺怕在床前瞪着眼睛看我，把我吓了一跳。我伸手摸了摸头发，还好都在。我看着她们问：“我怎么了吗？”“你多强悍啊，你整整睡了一天。”许诺夸张地说。“噢！”我从床上坐起来，我的头有些疼。落日的余晖从门外斜斜地照在床上，——原来竟然真的睡了一整天，我朝旁边看了一眼，桌子上放了一个饭盒和一双筷子。“饿了吧。”韩小翘把饭盒打开伸到我面前。“早上和中午都给你打了饭回来，可你一直在睡觉，我怎么叫你都不醒，刚才还在想要是你还不醒的话，我就打120。”“我不饿。”我刚闭上眼睛，突然又想起昨天的事，老文进了教室…...后来事情到底怎么处理了？我一下子坐起来，结果可能是因为一天没吃东西，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轰地又倒了下去。 韩小翘被吓坏了，手中的饭盒差点翻了，连忙问：“你怎么啦？怎么啦？”我说：“韩小翘，老文怎么处理你了？”她说：“他没怎么处理我，就是让我和许阳在办公室站了两节自习的时间。”停了一会又说：“他来宿舍看了你两次，不过你都在睡觉。他来了一会就走了，还叮嘱我好好照顾你。”韩小翘扶着我慢慢地

坐起来，打开饭盒一口一口地喂我吃饭。直到米饭吞进胃里我才感觉到饥饿难耐。

《半糖》米娜（3）

我开始想象老文呕偻着腰背着手走进来的样子，我竟然很感动，他的灰衬衫虽然很皱却不难看，他戴的深度近视镜也不很老土，就连他鬓角的白发也很顺眼。我想着想着，忽然很难过，我想起了米莱，不知道米莱现在是什么样子？我小的时候，他也戴了副眼镜，不知道是不是也换成了深度近视镜。我心里很难受，难受的要死，我泪眼朦胧地嚼着食物，我仿佛看到了米莱，看见他对我笑，苍白地笑，温和地笑……我从韩小翘手里抢下勺子，拼命地嘴里塞着食物，我一面吃一面掉眼泪。韩小翘和许诺被我吓住我，她们看着我不发一言。我把一整盒的饭全部吃光了。韩小翘很高兴，她说："米娜，你饱了吗？还想吃什么我给你去买。"我倒在床上，抱着枕头，把身子侧向里面，摇了摇头。我又睡着了，但睡的不沉，能听见许诺走路的声音，听见韩小翘洗饭盒的声音，还有不远处的足球上传来的呐喊声。最后，门被关上了，足球场也安静了，上课铃响了。也不知过了多久，钥匙孔传来咔嚓的声音，有人走了进来，却没有开灯，扔了几样东西到我上铺。——我想可能是韩小翘。果然，她轻轻地唤了我两声："米娜，米娜。"我没有说话。过了一会，我感觉她坐了下来，又过了一会，躺了下来。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醒了，我把身子往里面挪了挪，给她腾出了足够容身的地方。她说："米娜，你醒了对吧？"说话时，呼吸吹在我的耳朵上痒痒的，她握住我的手，她的手一些凉。我觉得鼻子有点塞，导致说话声音很小，猫一样嗯了一声。她用力地抱紧了我，她的肩膀在抖动，声音瓮声瓮气地，她说："米娜，对不起！对不起！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我和楚梁早就认识了。"我装作不以为意地"嗯"了一声。她说："你生我的气了对不对？你打我吧，要不你骂我吧。"我说："我没有生气，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她吸了吸鼻子："米娜，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可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我跟他五年前就认识了，我发誓，只是那种普普通通的相识，就像……跟许

阳那样，跟老文那样，跟……”我说：“你别说了，我都明白。”她笑了笑：“你明白就好。上周我去乡下，刚好在路上遇上他，就搭了他的车。我没想到会被林小乐她们看到。但是你要相信我，压根就不像她们说的那样。我不喜欢他，一点都不，就算是全世界的男人都变性了，我也不会喜欢他。”虽然她的话有些夸张，但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因为韩小翘从来不曾欺骗过我，我说：“我知道，你喜欢哪些人我心里都清楚。”她好像是有些放心了，松了口气：“米娜，对不起。”她说：“我不该隐瞒你，也许我应该早些跟你坦白，那样你受到的伤害就会少很多。”“这不关你的事。” 过了一会，她问：“米娜，你知道是谁把你的博客中关于楚梁的事公布出去的吗？”我摇了摇头。她不说话了，又过了一会，又问：“假如，我说的是假如楚梁看到了你的博客，然后他来找你，你会跟他好吗？”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又摇了摇头。“我觉得他不适合你。”她说：“他是那样的人，有很多人崇拜他喜欢他，他已经被女生宠坏了。假如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我没有说话。只是含糊地‘嗯’了一声。我心里清楚这样的假设是不会成立的，所以我不愿去想。可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我回过身，黑暗里我看见她的眼睛像星星一样，我以往每一次我受伤时看到的一模一样，我就再也忍不住了，我忍不住地抱着她号啕大哭；韩小翘也抱着我，用手温和地为我抹去我脸上的眼泪。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我苏洵抱着我时，她也有这样的习惯，于是哭得更加伤心。她怎么劝也劝不了我，后来干脆陪着我一起哭。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我就很少再去想楚梁。很少再去想发生过的跟他有关的一切。我依然是那辆轰轰烈烈的小坦克，依然轰轰烈烈地开在通往过去未来的光阴大道上。偶尔走在路上会听见经过的人口中发出唏嘘的声音；因为这事，有几次韩小翘差点要跟人打架。可我拦住了她。刚开始的时候，我说：求你了韩小翘，算了吧。再后来，她刚想往前冲的时候，扭头看见我的神色就停下来不动了。我们俩一前一后，低着头，都不说话。我想起小时候，学校组织看爱国电影，我记得某个片段：硝烟炮

火中，高地上只剩下两个士兵，他们背靠着背，抱着枪，面对从四面八方涌上来的敌军倔强地不屈不饶地负隅顽抗。不过，我想林小乐她们可能会很失望，原本已经轰动全校的事，校方竟然没有做出任何针对我们的行动，相反还在学校的公告栏内，贴了关于禁止谣言的通告。这一切都是老文从中帮忙的结果。有几次我看见他穿梭在校长室和办公室的路上，开始时眉头紧锁，后来就慢慢舒展了。有时候我看着他，还是会想起米莱。想起小的时候，我身体不好动不动就生病，每次都是米莱抱着我去医院，有一年夏天，刚从医院出来就下雨了，他怕我淋着雨，就把我紧紧护在怀中，侧着身子挡着雨往回跑，冲回医院他后背都湿透了，竟然没有一滴雨溅到我身上。想着想着我就难受，当初把我捧在手心当成明珠一样呵护着的人，有一天突然消失了，连回来看我一次都不愿意。有一回，我在老文的课堂上睡着了。那天他在讲苏轼的《水调歌头》，他捧着书摇头晃脑地吟唱着，很有古人的味道，我觉得有点像米莱教我背诵唐诗时候的感觉，很亲切，于是我就趴在桌子，先是掉眼泪，后来就沉沉地睡了过去。之后，我再也没有哭过，只是觉得压抑，特别是课间的广播体操时间，有许多人盯着我和韩小翘看。有两次我还看见了楚梁，他的目光从很多人的身体隙缝中穿越，静静地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神情就像是那个傍晚在巷子的拐角处看到的一样。我读懂了那叫做忧伤。说实话，我以前压根不懂得什么是忧伤，我觉得那很做作，很虚假，但是现在我看见楚梁用那样的目光看着我，我突然觉得很忧伤，就像原本平静的湖面被投进了一块石子，涟漪一圈一圈慢慢地扩大，扩的无边无际。

《半糖》 米娜（4）

星期五下午，刮风了，很大，吹的树叶散落一地，我突然觉得伤感，树叶落了，明年还会再发，可是有些人一旦消失了便永远不会再见。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米莱，他在哪里呢？他过的好吗？他还记得我吗？我突然开始觉得，原来他就是我一生一世永不相见的大树啊。上完最后一节课后，我和韩小翘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我的心情一直被树叶纠缠好不起来。刚走到校门口，许诺就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拉着韩小翘的手一脸的神采飞扬："我手上有三张飞轮海歌友会的门票，走，我们三个一起去看。"韩小翘是吴尊的粉丝，她一听马上跳了起来，特夸张地大叫："哇塞太棒了，前几天我还是到处托人买呢，他们说门票早就卖光了。你真行一下弄了三张，你简直是我的偶像。""当然了。为了给你们惊喜，我昨天在网吧整整联系了十个黄牛。"许诺撑开十指朝我和韩小翘晃了晃，笑的春风得意。转头对我说："米娜把电瓶车推回去吧，我们现在就直接去会场。"又扭过头对韩小翘说："我还准备了一张大幅海报，我保证你看到之后一定爱死了。哈——""你跟韩小翘去吧。"我说，"我还要回家打扫卫生呢。""走嘛。走嘛。"韩小翘赶紧过来拉着我的手，"他们唱的真好听，还有吴尊，啊——他长的真帅，他简直就是我的王子，我的梦中男人，我那么那么那么地喜欢他啊。""最近对帅哥不感冒。""哈哈哈！"许诺大笑不止，"米娜，你真无耻啊居然连说这种话都说的出来，你对帅哥不感冒，哈哈，我不信不信啊。""对啊！"我也大笑，"我就无耻，超级无耻，宇宙无敌的无耻。哈——。""哈个屁，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嚯！翻脸比翻书还快。"今天晚上苏染可能真的会回来呢。"我说。"那又怎么样？"她将嘴一撇，"我妈今天也要从鼓浪屿回来，难道她回来了，我就得……""停！"我举起双手打算妥协，不然许诺大人的唐僧发作可不是好惹的。可事情就那么不巧，恰好这时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在LASIKA门外见到的那个海

归美女，怎么会是她？她来这里是着楚梁的吧。我怎么……心里酸酸的，天地似乎突然萧瑟了下来，心情郁结，举起的手又放了下来，说：“对不起，我真的要回家了。”说完转身就走，难过而又心酸，我不想让人看出来。“米娜，”韩小翘追了上来，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笑眯眯地说：“好吧，你不想去就算了，我也不去了，我跟你一起回去打扫卫生。”许诺‘嗷’地一嗓子就叫了起来，“我靠！你们俩也太过分了吧，我好容易弄了三张票，你们居然谁都不去了，喂！有没有良心啊？郁闷了，郁闷了，老娘一个人去多没意思，你们两个祸害，把我杀了吧，我的心都碎了，碎了，碎了。”我说：“韩小翘你去吧，苏染说了要是她不回来的话，就让楠妹过来陪我，你不用担心我。”她想了一会，终究还是抵挡不过吴尊的诱惑：“那好吧，你路上小心点。”我上了电瓶车，潇洒地朝她们挥了挥手。我怎么也没料到，刚走了不远就遇上了林小乐她们。她们三个刚从路边的公共卫生间走出来，估计是在里面换衣服。董落走在最后，一边走一边往背包里塞校服。一看见我，林小乐‘啪’地将包往地上一扔，冲了过来。三个人拦在我的车头。我被迫停下车。“喂！丑女！”林小乐故意将声音提到八度。 我盯她，不动声色。估计是被我唬住了，三个人相互看了看。林小乐故意装模作样地眯着眼朝我身后看了半天，大惊小怪地说“哎呀——丑女，怎么今天你的情敌韩小翘没跟你在一起啊？”“无聊！”“少装清高了，不要脸！全校人都知道你们的丑事了，竟然还厚着脸皮呆在五德不走。”董落在叫。我懒得理她们，他们又不是校规凭什么张张嘴就能叫我走。我转过车炳打算绕过她们。林小乐立刻跟了上来，依然直直地挡在我的车头，一副怪里怪气地口气：“丑女别走啊，上次你跟那个贱人在酒吧害我们什么面子都没了，哪能就这样算了。哈——，还有这周的那事，别以为有人保你就没事了。”果然是她们干的，我冷冷地看着她们，“你们还想怎么样？”“哎呀哎呀——你那什么神情啊，是吓我呀还是想抽我呀？”我知道她们故意是激我生气，好找借口打架，我才不上当。

《半糖》米娜（5）

“来呀来呀。”她把脸凑了过来，“抽这边，不抽你就不是人？”“哈哈，畜生。”董落和陈娅南跟屁虫一样附和着。我忍！好女不跟泼妇斗，我忍！再忍！继续忍！“让开！”我维持着最后一丝好脾气。“就不让！”林小乐尖叫着，“你能把我怎么样？”我深吸了一口气，冷眼看她，“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三八，哈——。”三个人一起大笑起来，“整你，很有趣哎！”我靠！真是士可忍孰不可忍！我怒了——可就在这时陈娅南那厮乘我不注意，从旁边猛拧了一下加速档。电瓶车‘呜’地发出一声怪叫，巨大的冲力之下，我不得不松开手，顿时车子像失控一样冲向了路边，伴随着三个人的仰头长笑，‘咚’地一头栽进了河沟里。我的火山爆发了。我不是神，我不可能不生气。“去死！”我粗暴地怒吼着，扯下背包抡起来劈头盖脸朝她们砸了过去。“啊——她疯了。”我听见林小乐的尖叫声中夹杂着一丝惶恐。她的话刚说完，我就捂着胸口蹲在了地上。我从小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当极度发怒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脸色发白，胃痛如绞。我想，我可能上辈子是个极容易发怒的人，所以这辈子只要动怒就先惩罚自己；好吧！请惩罚我吧，上天啊你何时公平过，难道你的眼睛真的近视吗？你没有看到是她们先来招惹我的吗？那么既然怎么样都是不公平，就让我胃痛至死吧。林小乐她们大概是被我吓着了，慌忙捡起地上的背包，一溜烟跑了。我蹲在路边，用力地咬着唇，眼泪大颗大颗跌在路面上。也不知过了多久，一只手轻轻地落在我的肩膀上，“同学，你要紧吗？”那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山谷传来，淡淡的，带着一丝关切。我抬起头……然后——我就愣住了。我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楚梁站在我的面前。他背光而立，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是他的眼神我怎么也忘不了。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看到他的眼神，我就会觉得哀伤，哪怕是……此刻我的胃痛的快要从胸腔里突破而出。“楚梁，我看还是叫辆救护车来吧。”身穿全套NIKE运动装的海归美女，就站在他旁

边，一边说话一边拿出手机，作势要拨。要是真的让救护车当着楚梁的面把我拖走的话，我宁愿痛死算了。我朝她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不用了不用了，你别打，我没事，只是有一点点胃痛而已。”“你确定不要紧吗？”楚梁问。他说：“你的脸色那么差，我看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好。”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脸。我说，“不用了，我要回家了。”我站起来，慌慌张张就要走。“等等。”他叫住了我，指着河沟里的电瓶车问我，“那是你的车子吧？”“嗯。”我点头。——要命！真的很丢脸！“你等等，我把它推上来。”说完跳下去，用力扶起我的电瓶车，慢慢地推了上来。“车镜坏了。”他说。“噢。”我低着头说，“多谢你了。”他的手上沾了些泥土，他很无所谓地拍了拍手，笑了笑，他的笑容很好看，露出洁白的牙齿，像一道阳光，像一阵风。而我心很激动，是那种幸福的激动。“楚梁，不要跟她纠缠不清。你看你的手都脏了。”海归美女抽了面纸给他，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又催促他说，“我们还是走吧，一会还要去市体中心打网球呢。林小乐已经帮我们订好了这个时段的场地，今天是周末，要是迟了场地就被别人占了。”我心头猛地一抽。——纠缠不清，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她也知道那件事了，她还知道我就是米娜？接下来听见楚梁说：“让林小乐她们陪你去吧。我看她病的不轻，需要人照顾。”“好吧。”她不再多说，只是说：“你快点来噢，see you later.”我依旧蹲在地上，捂着胸口，额头全是冷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米娜，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说话时，他的手温和地落在我的肩膀上。我吓的差点跳起来，慌乱中骇然抬起头。他弯着腰，离我很近，我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他的脸，他长的真好看啊，鼻子，眉毛，嘴唇，额头，还有麦色的皮肤，每一处都那么的好看。

《半糖》米娜（6）

我连忙垂下眼，还好我的脸被胃痛折磨的苍白如纸，不然脸一定红的像番茄。“怎么了？”他问，笑了笑，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臂，想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我的天，我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他说：“我背你吧。”背我？！我不相信地看着他，一定是我听错了吧。“没事的，我背的动你。”天！他的笑容真好看，我有些眩晕了。“放开她。”就像晴天霹雳一般，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炸响在耳边。跟着，身影一闪，两只手以雷霆万钧之势推开了楚梁。推的太用力了，以至于他站不稳差点摔到。我抬起头，果然看见了韩小翘。她怒气冲冲地敌视着楚梁，半抱半拖将我扶了起来，转头看着楚梁，“滚远点！不许你碰她。”他站在一旁，愣了有两秒，在那两秒中的时间里，他直直地看着韩小翘。也许是我看花眼了吧，竟然从他眼里看到了泪光。肯定是我看花眼了，他怎么可能会有泪光呢？果然是我看错了，再次抬起头时，那张好看的不能再好看的脸上已经挂上了笑容，他并没有生气，而是非常绅士地说：“韩小翘，我想你误会了。”“你放心，我没有误会。”韩小翘说，“我不会让你欺负米娜的，不信咱就走着瞧。”我想，她真的是误会了，他并没有欺负我。我说：韩小翘你误会了。可是话才一出口就被楚梁给打断了，尤其令我感到不安的是，他竟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只是说：“那好吧。你照顾好她，我走了。”我被怔住了。难道这世上的帅哥都是怎么酷的吗？！“等等。”韩小翘叫住了他，她一字一句地说：“请你离米娜远一点，请你不要伤害到她。”我愣了。他也愣了。我看见他的目光里渐渐地飘起了浓的化不开的哀伤，穿过韩小翘的脸，看着无限远的远方，像是折翅的蝴蝶，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像是永远都不会再回头的清流水。有多哀伤呢？我无法形容！只是我的心被剜着一样疼。我不明白他的那些哀伤从何而来，又要奔向何处？！我想说，楚梁你解释啊，你说话啊，你说出了真相韩小翘就不会这么怪你了。可是，我问不出来，我的声音像是卡死在

喉咙里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讨厌自己，讨厌自己像个没用的林妹妹，关键时刻只能捧着胸口临风洒泪。我为自己感到羞耻。自始至终，他没有再说一句话，转身走了，他走的很潇洒，手插在裤袋里，眼神冷漠如冰特立独行。一瞬间，我的心愁肠百结：他是默许了吗？他是这样隐忍的人吗？还是，他太酷了太骄傲了？所以他甚至不愿意解释，也懒得解释。我又想起了韩小翘，她对他是不是太苛责了点？而楚梁呢，他又是多么奇怪啊，一次一次宽容韩小翘以那种极度恶劣地态度对他，他为什么要忍受她？除非——她是他喜欢的人。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浑身一怔，感到鼻子隐隐有些发酸。当我再抬起头时，他已经走出去了十几米远，夕阳下他的身影被拉的很长，很消瘦，心里的愧疚瞬间油然而生，连忙朝他的背影喊了一句："谢谢你啊。"——就当是礼尚往来吧。他停下脚步，耸了耸肩，大约三秒之后继续向前走去。"米娜，你不需要跟他道谢。"韩小翘大声地说，"他那人，哼——有什么了不起！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永远永远都不配用说谢谢你三个字。"我心底里叹了一声，永远，有多远呢？"你不是去参加飞轮海的歌友会了吗？"我问她。可能是太伤心了吧，竟然觉得胃不那么痛了。"是啊！"她说："本来是打算去的，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心灵感应吧。你刚一离开，我觉得不踏实，心里一阵阵的发虚，就把票让给了别人。"

《半糖》 米娜（7）

“哦。”我有些心不在焉，过了会才说，“这下许诺肯定要生气了。”“管她呢，下周请她吃巧克力，给她买盒德芙就好了，两盒也行。对了，你怎么会这样？你的脸色白的吓人，我送你去医院吧。”这个语气和楚梁还真有点像呢。我摇了摇头：“我胃痛，现在好多了。”“那就好。对了，他怎么会在这里？”她皱着眉问。我知道她指的是楚梁。我说：“可能是正好路过吧，跟那个……海归美女一起。”“他们俩居然真的在一起了，他还真是恶心我了。”“别说他了。刚才我遇到了林小乐她们。她们三个真是无聊透了，总是搞些小孩子的把戏。董落还把我的电瓶车弄掉进了沟里，我很生气，气的胃痛……”“靠！”我还没说完，她就叫了起来：“又是她们，到底想怎么样啊？阴魂不散啊。姑奶奶非要教训她们不可。”“算了，跟她们闹也没什么意思。”我说。“米娜！她们就吃定你好脾气。”她朝我翻了翻眼，语气缓和下来，问：“那然后呢？”“然后她们看我发病了，就吓跑了。刚好楚梁……他路过这里，就过来问我的情况，再然后你就来了。”我说，“你看，你误会他了吧。”——唉，总算为他平反昭雪了。她嘘了口气：“那还好。我还以为他欺负你呢。不过即便是这样我也不会原谅他。米娜，你不用领他的情，都是因为他才会闹出上周的事。以后我们别理他了吧。”我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又说，“能坐车吗？我带你回家吧，不行的话我叫辆出租车。”“好多了。”我上了车。韩小翘开动了车子。我开始不可遏止地盼望能在这条路上再碰见楚梁，我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只是想见他，特别想，哪怕是见见他的背影也好。仅此而已。他记得，刚才明明是向这边走的，可是……直到转过一个路口，也没有再看见他。一路上，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默默的想着各自的心事。快进小区的时候，韩小翘的手机响了。是许诺打来的。我离着很远都能感觉到那边的热闹气氛，许诺扯着嗓子在喊：韩小翘……你—到—底—要—不—要—来_了？要是不来的话，你

一定会后悔死的。我跳下车，对着电话大声问：“还有票吗？”隐隐约约听见许诺回答说：“有啊，不过就剩下一张了，再问一遍韩小翘，你到底要不要来看你家吴尊了？不要的话我真地真地卖给别人了，双倍的价格。”我看了一眼韩小翘，她有些犹豫。我知道她有多喜欢吴尊，我还知道要是许诺这次叫她她还不去的话，过了今晚甚至不过今晚她就会后悔的以头抢地；所以我劝她说：“你去吧，你看我现在好多了，而且已经到家了，林小乐她们总不会追杀上门来吧。”“她敢！”“她当然不敢了。不要废话了。你快去吧，再不去的话，可真的要跟我回家打扫卫生了！”她被我的话说的动摇了，停下脚步直愣愣地看着不远处的广告牌发呆。我从她手里夺下车子，推着上了桥。走了一半的时候，还看见她还站在路边没有走，于是我大方地朝她挥了挥手，然后就上了车。走在我家楼下的时候，我还在想，不知道韩小翘有没有出发了，我抬起来却看见了一个带着茶色太阳镜的男生站在我家楼下，当我骑车经过的时候，他突然拦住了我。“米娜！还不记不记得我了？”“噢！是你。”条件反射似的应了一句。我被迫从车子上下来，因为他的突然出现，站的不稳差点摔倒，他一伸手扶住了我。他的手很有力，却是轻轻地扶着我的手臂。我假装不经意地甩掉了它。我想，眼前的这个小子完全算的上是个帅哥了吧，要是在五德得到的追捧肯定不必楚梁逊色，看他的个子起码一米七八，身上穿一件很大的T恤大牛仔大拖鞋，牛仔，朋克头，鼻子，脸，轮廓就像整容刀下雕刻出来的一样。唉，天下帅哥何其之多！咦！不过这人好像有些眼熟。再仔细看，天！不就是初二时那个被我打过的小个子江?恩么。他比以前好看多了，那时候只有一米六多，戴着副宽边厚眼镜，发型也是最土最丑的那种。“我就猜你今天你肯定会回家，所以就在这里等你。”江浩恩手插着裤袋，潇洒无比地看着我。我定了定神，尽量用轻松地语气地说：“好久不见哦。”“是啊。”他说：“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在下江浩恩，见到我你是不是很吃惊？”“非常非常地吃惊。”“我应该在校门口那里假装重逢，那样或许会更好一点。”老天！是不是天下所有的男

生都跟韩剧学会了扮酷那一套，我也很酷地说：“在哪里见都一样。”“米娜果然是米娜，还是那么与众不同。”他笑。

《半糖》米娜（8）

我耸了耸肩做个鬼脸。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就被一种巨大的失望给包围了。时间真是个伤感的东西，它能改变一切，把青蛙变成了帅哥，把我也变得不再是我。我感到失望是因为，我已经忘记了当初我有多么与众不同，然而却有一个人记得。“米娜。”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因为什么打架的？”我被他问住了。是啊！当初是因为什么跟他打架的？至今我只记得，那时候整天头晕脑胀的，脑子里想的全是苏洵。可我发誓，我并不是觉得他有多么可恶才跟他打架。我甚至连的打架的理由都没有：到底是我不小心弄花了他的画，还是他不小心弄花了我的画。“不记得也不要紧。”他说：“来，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我只好迁就他，我把车子推进车库锁好；再抬头时，他离我很近，逆着光，我看清了他额上的那道疤痕，虽然经历年头淡了不少，但仔细看却依然清晰，我不由得想起当天他血流满面的样子……往事历历在目，仿佛一切就在昨天，可是时间却已经过去了三年。三年！是啊！整整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浩浩荡荡的走过去了。再过二十个三年、三十个三年，世界上便不会有我，也不会有他。怎么看见他竟然让我感慨起人生来了。这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还有他额头的那道疤，就像是在提醒着我什么。过去真的过去了吗？不！——那是我的杰作。我竟然又想起了苏洵，我的心开始隐隐作疼，并且一直直地疼下去，真的很疼，疼的我差点流出眼泪。“怎么样？很酷吧。”江浩恩依旧一副酷的要死的表情。我看见他那样，竟然忘却了疼痛，忍不住想笑。这么多年来，我甚至没有想过会跟他有重逢的一天。“笑就是代表认可。”他看着我，很认真，眼睛里充满了说不清的情愫，令我不敢与之对视，于是我转过身，装模作样地看着别处，笑了笑，不回答。他一把抓住我的手，飞快地往河边走去。这一次我没有甩开他，我想，就当作对他的补偿吧。河边支着一个画架，一副刚刚画完的漫画完整地映入眼中，水彩盒搁在旁

边，还没有关上，画上画的是一个穿着校服裙的小女孩坐在窗台上无限忧思地看着天空，在她的头顶上是大片大片的蓝天，她的身体四周布满了爬山虎，她坐在那里双手撑着窗台，眼神是那样孤单又不可捉摸。如果我看的没错的话，画中的人竟然与镜子中的我有几分神似。不过，这怎么可能呢。江浩恩说："当时我正在画这幅画，你就走了过来，踩到了我的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脱口而出说了句'对不起'，你就生气了，怒不可遏地拾起地上的水彩盒砸向我的画，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跟着凳子就飞了过来，再然后我的额头就中了招，血流不止。"他笑："米娜，真是过分啊！你打了伤我，竟然叫的比我还惨烈。"我低着头，就像被当场捉住的小偷，羞得无地自容。他说："其实那时候我要转学去北京了，原本打算把那幅画作为分别的礼物送给你的。结果，被你弄花了。"原来是这样！我假装毫不为意地说："是么？"其实心里早已被浓重的温暖给包围了。他温和地对着我笑，拉起我的手，说："米娜，为弥补过去的遗憾，所以我决定再送一幅给你。你看，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才把它画好，你喜不喜欢？"我僵直着身子，任由他拉着我的手一动不动地站着，头低的极低。——那样美丽的一幅画，我怎么会不喜欢？"米娜，"他说："其实，我一直都记着你。"紧跟着，他的手就托起了我的脸。我呆住了，睁大了眸子骇然地看着他，——落日在他的脸上镀了一层金，很迷离，很好看。那一刻我的感觉有些模糊了。直到他将唇轻轻地印在了我的唇上。仿佛是触电一样，突然间我醒悟了过来，疯狂地挣脱开他，挣扎中不小心弄翻了他的画架，可我管不了了，我的心情乱极了，就像是一头受了惊吓的小鹿张狂失措地逃遁。开了门，一头扑倒在床上，埋在被子里伤心地哭。我不知道怎么会那么伤心，眼泪就像是爆裂的水管汹涌而出。当我意识到天黑了，才?渐停止抽泣，起身开了灯，赤着脚走进卫生间，对面的大镜子扑面而来，我看着自己目光盯着嘴唇处，心里一片空白。我想起了楚梁，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尽管我也不清楚怎么会

有这样的想法，然而它一旦形成之后就怎么也挥之不去了。——我错了吗?

《半糖》米娜（9）

我不知道。我蓬头垢面地站在莲蓬下，像一个提线木偶，浑浑噩噩地打开了水阀。冷水从头上浇下来，像是有无数根细针扎进肌肤里，我仰着头，任凭冷水自虐般地冲刷着身体。我不觉得冷，一点都不！只觉得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那种难受千百倍地胜过了刺骨的冷水。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扔掉了莲蓬头，抱着头跪在地上失声痛哭。那一晚，安静的就像是世界末日。我跪在白瓷砖地面上，——哭到没有了眼泪。也不知过了多久，恍恍惚惚地出了卫生间。我不能再呆在那里面了，我怕多呆一分钟就会暴毙；我的头痛的像是要裂开了，鼻涕像失控的自来水呼啦呼啦往下流。我很害怕，害怕的要死，我想要是苏染不回来楠妹也不过来的话，我会不会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掉？永远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再也看不到苏洵，米莱……还有他，我的楚梁。我抱着头，跌跌撞撞地向卧室走去。我心里想：苏洵，现在我要死了，我们和解好不好？我再也不会惹你不高兴了，再也不会逼你回来见我了，你也再不用为我的事情犯愁了，我们和解吧，和解吧……然后，我就重重地跌倒在地上。我迷迷糊糊醒过来的时候，感觉身体轻的像一阵烟雾，慢慢地白色的天花板映入眼帘，空气中空满了消毒药水的味道，鼻子里痒痒的，头顶的氧气瓶正咕噜咕噜地翻着气泡，手指上还连着一台检测器正滴滴滴地响。真够夸张的！又歪过头一看，看到了苏染。她正托着腮呆呆地看着我。“我生病了吗？”我问。“嗯！我回到家竟然发现你浑身湿漉漉地倒在地上，把我吓的半死。”“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好。”“什么叫还好？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会浑身透湿吗？”“不小心弄湿了。”“真的是这样？”我看着她，没有回答。“米米，你是不是又想你妈了？”苏染盯着我，她的眼神有说不出的伤感，隐隐还夹杂着同情和怜悯。“我不是跟你说过么，她忙完了这阵就回来看你，你不要再怪她了好不好？”“我没有。”“唉！”她重重地叹了一声，语重心长地说：“米娜，你不能再

像这样折磨自己了，你看你成了什么样子。”我看着她。她说：“真是不懂你们两个，明明是一对母女，干嘛非要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她皱眉像是极力控制着情绪，再抬起头的时候眼圈红了。“你给她打电话了？”我问，我说话的时候，就像个老太婆，慢吞吞慢吞吞的。她显得有些迟疑，摸着我的头说：“不要胡思乱想，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安心养病，我会替你向老师请假，小姨会照顾好你的，放心吧我的小米米。”我喜欢苏染这么叫我‘我的小米米’就像我妈，或者说只有母亲才有的语气。“她不愿来看我对吧？她以为我是在要挟她对吧？”我打断了她的话。“米娜，别学这样说你妈妈。”苏染说完这句话之后就静静地盯着我。我把头歪在一边，眼泪流在枕头上。——苏洵，从什么开始我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们之间就不能有默契、理解，不能有爱和尊重吗？我永远都忘记不了三年前的那件事，永远都忘记不了你摔门而去时眼神的决绝；那天，我从窗帘的缝隙偷偷地看你，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来看看我，看看这个家，哪怕仅仅是一眼啊！可是你没有。当出租车消失在街道拐角时你不会想过我有多么的绝望。我跪在地上，从早上直到深夜，悲伤到听得见心破碎的声音。从那以后，我再不敢以爱的名义来要求你什么了。如今，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为了见你就不顾一切的米娜了，她长大了，成熟了，懂事了。这些，你想过没有？我的眼泪大颗大颗的落。苏洵，你有多久没见过我了？你还记不记得我的样子？请你……请你以良善的思想对我，好不好？哪怕是她在你心里的卑微的，可笑的，幼稚的。护士推门走了进来，她并没有觉察出什么，笑吟吟地说：“昏睡了那么长时间终于醒了，好一些了吧。”说话时，一边动手拆掉了氧气瓶和检测器。“嗯，好多了。”苏染替?作了回答。我偷偷地擦掉腮边的眼泪，接过护士递来的体温表放在嘴里。不一会，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来了，取出体温表看了看，不动声色的交给了护士，然后将听诊器按在我胸口的位置，听了一会摘掉，问我：“头还疼吗？”“好多了。”“昏倒之前，是不是曾经

长时间浸泡在冷水里？”“是。”我回答的很冷静。“胸口是不是还有不适？”

《半糖》米娜（10）

“是。”“肌肉是不是有些酸痛？”“是。”“嗯！建议最近几天多吃些流质食物，以清淡为主，不宜过多饮食。”“知道了，多谢医生。”苏染在一旁作答。医生大概四十左右的年纪，戴了副跟文德清一模一样的高度近视镜。他把听诊器放好，取出墨水笔在病历本上写着什么。苏染在一旁问：“医生，请问她的病怎么样，严重吗？”“病毒性肺炎，需要留院观察几天配合治疗，去交费处预交一部分押金。”接下来的两天，我都在医院里。我的手机没有带过来，所以也没有人找我，就连韩小翘也暂时消失了。每天从早到晚接连不断地挂吊瓶，护士医生像走马灯一样在我面前过来过去，针头反复地插进脉管里，我的神经麻木了，我的感觉麻木了……我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疼痛；你可能不相信，可事实就是这样；哪怕是那个新来的实习小护士乘苏染不在，一连扎了五次才扎准了位置；我看见血在皮肤下蔓延，整个手背乌青乌青的，很丑陋，可我一点都不介意；她冲我歉意地微笑，而我表情木然。医院里很安静，有几次我醒来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我就把这里想象成天堂，把吊瓶想象成挥着翅膀的小天使。我在天堂里跟小天使对话。不过，我已经不记得我跟‘她’说了些什么，‘她’从早到晚一直为我掉泪，‘她’把泪水一点一点全部流进了我的身体里。已经是五月末，我浑身凉的像冰一样。很多时候，我坐在床上，安静地喝水，看电视，然后突然之间就想到了江浩恩，想到他，就想到了他的吻，真的很难受，难受的要命，我拿起一旁的纸巾不停地擦嘴，很用力，直到擦出血来。关于这些，我不想让苏染知道。有一次她问我嘴唇怎么肿了？我跟她说医院里有蚊子。她不相信，不过，当天晚上还是偷偷地买了盒蚊香过来。我知道她爱我，她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爱我的人，一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就会不自觉地流下来。就这样，到了第三天时，我已经好了很多。我的手机依然不在身边，我依然孤孤单单地住在医院里，我被整个世界遗忘了，不过庆幸的是，已经能和苏染斗嘴

了。中午她给我买一份小米粥，外加两个包子，扔给我用命令的口吻说：“这是你的午餐，赶快吃了。”从我生病之后，她就一直以这样的语气‘劝’我吃东西；我猜，她肯定以为这次的生病是我想自杀的结果。哎！随便吧，爱怎么想怎么想，我都懒得解释。看起来，她的心情明显比前两天好很多，因为早上那个长的像文德清的医生跟她说，我的情况很乐观。“你还会买点别的么？”我跟她抱怨：“早饭白粥、包子，午饭小米粥、包子，晚饭皮蛋瘦肉粥、包子，早就跟你说了我讨厌油腻腻的包子，你能不能让我换换胃口，换成馒头都行。”“怎么不早说？”她拍了拍我的后脑勺：“给你买饭还挑三拣四的。”“当然了。”我理直气壮：“照顾人就得认认真真马虎不得，要不然你大可让我自生自灭。再说了你的午饭吃的是包子吗？”“不是！”她很诚实，说完马上换成一副挑衅的样子，指着包子说：“告诉你，这是给病人吃的，如果你不想一直吃粥和包子的话就赶紧给老娘好起来。有本事你别跟我面前装林妹妹呀，你要是活蹦乱的，我这就开车带你去吃大餐。”“等到你的大餐估计我早被包子腻死了。”我继续抱怨：“你这么不会照顾人，难怪到现在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哎，你啊简直就是个男人婆，哪个男人敢娶你回家？”我就故意气她。果然这话很受用，她一听立马就跟遭了霜打一样，脸乌黑乌黑的，狠狠地丢了个大白眼给我，用力拍了拍桌子，大吼：“吃饭，吃饭！”哈哈！我在内心深处夸张地大笑两声，然后低下头开始对那个超大号的包子发起进攻，——这些天可把我饿坏了，胃口好的能吃下一头牛。而苏染呢，就坐在我旁边看着我。某一刻，我突然觉得她挺像我妈的；尽管我妈从没这么照顾过我。只是，等等……我不明白，她怎么会用那样奇怪的目光看着我，还被我看见有几次居然在偷笑。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一边大嚼着包子，一边说：“苏染小姐，如果你想笑的话，就尽管仰天长笑，难道看一个病人吃包子就那么让你觉得好笑吗？”“我没有笑。”她还抵赖。我放下调羹，冷静地盯着她，“OK！那么，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的嘴巴在抽筋？”“胡说八道。”她瞪了我一眼，说，“那好吧！你实

在想听的话，我就告诉你。”然后，她将身子朝我挪了挪：“是这样的，刚才我在住院部楼下看到一个朋克头的小男生，正在问护士小姐：请问有个叫米娜的五德学生，病情怎么样了？哈——米娜，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天——会有这样的事？我的心跳差点失去了控制，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还好有个大号的粥碗挡着脸，不然要是被苏染看到的话，真是无地自容了。

《半糖》米娜（11）

可是，这时她偏偏不识趣地用手拨了拨我挡在脸上的粥碗，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米娜，你这是做什么？拿粥当面膜使啊？"。切！我冷哼。见我不理她，又说："你就一点都不好奇么？""爱谁谁呗。"我气沉丹田，大声说。"呦呦，不错啊！有种你就别偷看，他可就在这栋楼下呢。""我就看了你能怎么着吧？"我也跟她横。小样儿，凭什么跟我叫板啊！要不是手上还掉着吊瓶，这会肯定健步如飞冲到窗前。而事实上，我又喝了口粥压了压惊，把那个特大号粥碗放下，然后才气压丹田地顺着她的目光朝医院门口处看去。再然后……..我就被惊到了。——我的天，那不是江浩恩那小子么！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想干什么？他还觉得我不够丢脸吗？一瞬间，十万个为什么在脑际里被引爆，只觉得头发发麻头发一根根噌噌竖起，就跟物理课上做静电试验一样；还好脑袋上没戴帽子，不然就是'怒发冲冠'。"他是谁啊？"苏染肯定被我给惊到了，横竖打量了我九九八十一眼才心怀鬼胎地撞了撞我，眼神跟夜里的贼一样闪闪发光，一边还不忘记咂嘴，跟电视剧里爱管闲事的更年期妇女一样特八婆地说："模样儿长的不错呢！"——哎，就差嘴角挂一串哈喇子了。我好不容易定下神来，白了她三百六十眼，摇头。——我的意思是：不想告诉你。可惜，她智商不足以理解。"你不会跟我说你不认识他吧？"她把手放到我肩上来，从大惊小怪转变为语重心长："米米，其实你要是早恋的话我也可以理解你。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和你妈妈都很爱你，尤其是你妈妈，她真的很爱很爱你。""哈——"我笑。"你还笑。"她说："你看，人家都找上门来了。""拜托！别那么幼齿好不好，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再次纠正她。——真是服了她了，简直像是活在一百年前的生物。"切！"她表现的相当不屑，一副过来人的口气教育我："我也从你这个年龄上过来的，你心里想什么我还会不知道？放心吧，我能理解你的。不过……你妈那种死脑筋就未必了。"我不说话了。从来都是这

样，一提到苏洵，我就只好用沉默代替一切。‘苏洵爱我’这大概是她对我说的最经典的谎话。“喂！”她见我不说话又撞了撞我，“他是不是喜欢你？在追你？“ok！ok！”我举起双手：“我再次坦白，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他是不是喜欢我，那是他的权利和自由，我无权干涉。不过，请你一定一定不要用的距离本世纪十亿光年远的思维方式试图提示我什么。”“哈——”她也笑，笑的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过下一秒她就笑不出来了，因为我说：“其实，我一直都想告诉你，但是又没有机会，我想说的是：你走的第二天，成斌就过来找过你了。”果然如我所料，一听这话，她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变来变去，变去变来，最后低下头，半天才自言自语了句：“他还来找我做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我朝她摊了摊手。“他……说了什么？”虽然她的表情有些暗淡，但也很煽情。“他问你去了哪里。”我开始打击她，“你别指望他会跟我表白他爱你喜欢你一类的话，压根就没有，你乘早死心吧，想都别想。”“知道了，知道了。”她不耐烦地应付着，“那你是怎么说的？”她大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那一刻，我突然想起韩小翘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哎！女人啊你的名字叫为情所困。“我说你跟情人度假去了。”我慢条斯理地大嚼着包子，一副懒洋洋爱理不理地模样，继续说：“我是故意这样说的，你要怪就怪我吧。”事实上是：我知道她拿我没办法，她生气也好，发怒也好，但是对我她没有任何办法，从来都是，而我任性，刁蛮，撒泼大概也只有在她面前才有一试身手的机会；谁让我们都是受过伤害的孩子。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她比我还可怜。“你真是这样说的？”她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打量了我七十二眼，试图从中找出说谎的破绽，问我：“你觉得他会相信你么？”说完她就笑，笑的前仰后合花枝乱颤。我撇了撇嘴。老实说，我真受不了她这副没骨气的样，明明整?脸上就差明码标价写上‘非君不嫁’却偏还要装出一副大不了无所谓的样子。“他信了！”我转过脸，死死地盯着她：“放心吧！就算为了我自己，也会努力让他相信。他长的太丑，太对不起观众，像个中世纪的法老，真是让人毛骨悚然外加触目惊心！

所以，我绝对不可能让你嫁给他！坚决不会！”“是么？他以前长的很帅很好看呢，比楼下那小子好看多了，就是现在也不差呀，哪有你说的那样不堪。米米，你是故意说这样逗我的对吧？”她警告我说：“你最好别跟他说这些小儿科的话，他才不会相信你。”她的语气很肯定，过了一会又问，“你们还说了什么？”我彻底被她打败了。我说：“他还问了我是谁。”“你照实说了对不对？”

《半糖》 米娜（12）

“错！”我放下汤匙，一字一字地说：“我说，我—是—你—的—私—生—女。”“什么？私生女，哈——”她又大笑，点着我的头：“私生女你都想的出来，我会有那么大的女儿，哈——谁会相信你是我的女儿？你怎么不说你是妹妹？”她一边笑一边摇头一边摇手：“他才不会相信你的话，他才不会相信。”她捉住我的手：“米娜，快点告诉我你是在说谎骗我。”“我发誓，我绝对绝对没有说谎。”我的手被她捉抓手中，动弹不得。真不明白她怎么会使了那么大的力，捏的我手腕都酸了，我说：“你弄痛我了苏染，不信你去问韩小翘，那天她也在。”接着，我开始恶作剧地大叫：啊！啊！啊！她被吓了一大跳，一下松开我的手；大概是韩小翘的名字把她打击了，她不再说话，直直地看着我，脸上说不出是什么表情，笑反正看的我挺心酸的。过了一会她摆摆了手，“要是你们俩在一起的话，那我倒是有些信了。韩小翘那孩子.....我信了！信了！被你们打败了。”她抱着头。接下来的时间，她沉默，我也沉默。我埋头吃饭，假装不去在意她，——就算我心疼她，也不会让她看出来。过了大概三分钟，她深吸了口气，假装气定神闲地说：“米娜，你慢点吃，我出去呆一会。”说完低着头走出了房间。“噢”我应。我知道她哭了，尽管她竭力压抑着，可我还是从她的声音里听出来了。我知道，她害怕在我面前掉眼泪，虽然这些年来曾经无数次地醉酒后在我面前哭过。我用力埋着头，一口气吃完一大碗粥。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食量，居然就那样吞了下去，放下碗之后才渐渐觉得胸口被噎的难受；然后，就坐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出神。半个小时后，苏染还没有回来，我觉得闷极了，从床上下来到窗台上。这家医院靠近郊区，两天前转过来的时候，苏染还说这里的空气好有益身心，不听医生劝告死活把我拖了过来。我的病房在第十二层，有很大的阳台，抬起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天空。所以，虽然这里很无聊，但还算比较满意。到了晚上苏染还是没有回来。我有些

担心，但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她会自杀，尽管这个念头曾一度控制着我。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是么？要是因为失恋一次就自杀，那么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会有无数无数人会死于自杀。我打开电视，看无聊的动画片，节目换了一圈，可惜没一个能吸引住我的注意力，我关了电视唉声叹气，连吊瓶里的葡萄糖挂完了都没有发觉。好在这个时候，那个实习小护士走进门来，一推开门‘嗷’地叫了起来；我正在想她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抬头发现吊瓶里回流了大约200cc的血液。——真是夸张！小护士的尖叫，很快招来了一帮医生护士，他们忙前忙后的，说了一大堆注意啊小心啊等等，居然我没有一点感觉，就好像流了流血的那个人不是我。等他们全部走后之后，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要是那个小护士没有进门，要是我的血液一直回流回流，要是连我自己也没有发现……会不会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死了？等有人发现的时候，我已经毫无痛苦地死掉了。”随后，开始想象死后是去天堂还是地狱的问题，东西方神话一个个在脑海中演练，想到最后……我竟然觉得只有这个世界才最适合我。天！多么伟大的发现。正当我为我这个发现惊叹的时候，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条缝，韩小翘的小脑袋探了进来，“米娜，真的是你啊？”说完，健步冲到我面前，一把抱住了我。“你怎么来了？”我被她勒的差点窒息。她放开手，打量着我，“天啊米娜，你瘦了，脸色太苍白，身子太虚弱……”她一口气把所有能看见的症状全部说了出来，又抱怨我，“你怎么能不把手机带在身边呢，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担心，我简直就要疯了。早上我忍不住去问文德清，他告诉我说你病了，很严重。真是要了我的老命，下午连忙请了假跑来看你，要是再看不见你，我肯定会死掉的。”“你要是早几个小时来的话，没准能看见一具尸体。”我跟她打趣。“啊！”她大叫，“有那么严重？”“是啊！失血太多肯定会死，我刚才流了大概200cc的血。”我说：“原来流血竟然是这样的。”“怎样？”“没有一点感觉。”“天！”她瞪大了眼。“别怕别怕！”我安慰她，?圣经里不是说良善的人死了之后都会进天堂么？要是我死

了，肯定就去了天堂，我会在那边等你。”“哈——”她笑，“我可不确定会不会去那里。”“随你的便吧。”我朝她挥了挥手，然后说：“你猜天堂是什么样子的？”“别告诉我是洁白一片。”“可明明就是洁白一片的嘛。”“噢！没创意！为什么天堂里不能是铺满了玫瑰花瓣？为什么不能有南瓜车？为什么天使都挥着翅膀而不是挥着别的东西，比如红领巾……”那是天堂？——那是结婚礼堂吧。抗议。“嘿！”她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堂，反正我希望我的天堂里这些都有。好吧，你继续说你的天堂。”“我的天堂就是洁白的，我早上的时候还去了趟。那时候我以为我已经死了，白茫茫无垠的空间里几千个天使在打雪杖，她们的翅膀那么柔软那么美丽布满了太阳的光泽。原本我还以为这下我也有翅膀了，以后想去哪就去哪，希腊、埃及……随心所欲；可是这时上帝跑过来跟我说：米娜你回去继续祸害人间吧。于是一个大脚丫子又把我踹回来了。”“是么？”她看起来十分镇静，十秒钟后‘噌’地站起来，吼了句：我去找他拼命。我呆了两秒之后，笑的差点笑抽筋了。

《半糖》米娜（13）

“米娜，给我挪个地吧，我也想躺下来。”她站在我的面前说。我照她的话做了。她脱了鞋子上了床用胳膊楼住我，我紧偎着她，听她说：“看见你我就放心了，真开心你没什么事。”“要是我死了呢？韩小翘，你知道吗？某一刻，我真的以为我会死。”“你害怕吗？”“要是以前肯定不害怕。可是刚才安静下来的时候，突然感觉很害怕。我想，要是我死了就永远消失了，你想我的时候再也看不见我，听不见我说话，我们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聊天。还有……”我说不下去了，我想说的是：就再也没有机会和苏洵和解了，虽然她不爱我，甚至讨厌我。她不说话，用力地抱着我：“不会的米娜，你会活到一百二十岁。”她说：“其实，死亡并没有那么可怕。”“你不害怕么？”“嗯，我一点也不害怕。死亡不过是另一种存在的方式。要是有一天我死了，你千万不要奇怪，每个人都会死去，只不过时间不同而已；要是我死了，我会在铺满玫瑰花的天堂里坐着南瓜马车想念你。”“别怎么说。”我叹了口气，“我更希望我们都好好活着。”“米娜。”韩小翘说，“要是有一天我真的死了，我会想念你。”我知道！我知道！我使劲的点头。可是韩小翘，我们都不会死，起码五十年，七十年内我们都会好好的活着。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也坚信的那样：我们都能活到一百二十岁，甚至更加长久。只是能不能不要提死亡，它让我感到害怕，前所未有。韩小翘笑了，笑的很哀伤。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有那样哀伤的笑，这是我认识她那么久以来第一次看到她有这样的表情。一瞬间，突然觉得心里压抑的难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说到死亡呢？我们还那么年轻，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经历，甚至没有谈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甚至……连真正意义上恋爱都没有过，我不想把它带进坟墓。“不如，我把我们的故事写出去发表了，这样就算我死了，或者你死了，或者我们身边的人死了，也可以作为纪念，永远保存下来。”我被她吓了一跳，不过转瞬就变得很激动；韩小翘就是韩小翘，总是那么出人意料；很多年

前，在我认识她以前，她就曾经在一些小资兮兮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不过后来封笔了，原因不详，按她的话说：金盆洗手给粉丝们留一个想念的空间。但事实上，只有我知道，那是因为一场失败的初恋。在她初二的时候暗恋上一个实习老师，对方教语文，刚从大学毕业，据说很帅，很高大，很值得她用世间一切优美的词语来形容，他喜欢穿一套海蓝色的运动服，他的网球打的超好，他笑的时候眼光很温和，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背影简直就像是童话里的王子，尤其是他讲诗词的时候，引经据典简直是帅呆了；为了他，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红楼梦》，《元曲》《唐诗》甚至把宋词三百首全部背下来，后来她才知道原来那个实习老师早就恋爱了，对方是一个很高大彪悍的北方女人，据说是青梅竹马，有一回韩小翘在校门口遇见他们，他们一前一后地走着，老师的手拎着那个女的包包，另一只还拎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生活用品，甚至还有卫生巾，和那些她在市场里见到的男人大同小异。因为这事，她一度很失落，那些为他写过的文字全部付之一炬，从那以后再也不写东西了。“你又要开始写东西了？”我问她。“是啊！”她说：“以前的编辑一直还在跟我约稿，可我不想写，而且我也不缺零钱，所以那些约稿函都被我拖进回收站了；不过，上个周末收到了一个编辑的邮件，说是想出一个系列的青春小说，希望我也参加，我觉得挺有趣的。”“你答应了？”“还没有，不过我可以试试。”她在说这话话时眼睛神采飞扬，嘴角带着一抹笑意。她天生就是被人崇拜而生；这样想让我觉得很温暖，虽然内心深处也有那么一点点妒忌，可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应该为她高兴。就在我们说话时苏染回来了，她的眼睛有些肿，神情也不太对，但还不算太糟。她和韩小翘聊天的那段时间里，我把她买回来的包子和粥全部吃光了，接着她和韩小翘下去吃东西，再接着韩小翘回来陪我，说苏染回家了，今天晚上她留在医院陪我。我很高兴韩小翘留下来，同时我忍不住想起苏染，也许我中午不应该那样打击她，也许我应该态度好一点，也许……就像林小乐她们跟我说：楚梁永远不会喜欢你。我也

很难过，难过的心碎；尽管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一旦说出来就变得残忍！那天?里，我和韩小翘挤在医院的小床上说了很多话，一直说一直说，直到深夜零点以后才沉沉睡去。十一点时，我乘她去卫生间的时间用她的手机给苏染打了电话；她接了，那边很吵，估计是在酒吧里，她扯着嗓子问我什么事？我不想表现出关心她的样子，只是说了句：不小心拨出去的，然后就挂了。过了大约两分钟后，电话回了过来，那变已经很安静；我猜她是躲在卫生间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有时候我想，我和苏染其实跟很多人一样，既相互关心，又相互戒备。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韩小翘已经上学去了，床头有她留下的字条：米娜，你睡的像猪一样，那么我就不打扰你美梦了，周末再来看你——韩小翘，呵呵。我看着字条，笑了笑。她的字歪歪扭扭的跟初二时一样还是没有进步，像小学生。她永远都是这副口气，那么快乐，自信，喜欢称呼我为‘猪’。我记得第一个QQ的网名就叫‘粉红猪’。有时候，真的希望自己就是一头猪。没有烦恼，没有忧愁，快快乐乐，吃了睡睡了吃的猪，不用上学，从出猪栏，甚至……还没有机会喜欢上另一头猪就被屠宰了。虽然生命短暂，但至少不会有伤感，不会有难过，不会有失落。所以，在我短暂的十几年生命里，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希望自己就是一头猪。事实上，当天我就出院了。

《半糖》米娜（14）

那个翻版文德清在做了几项检查之后同意提前出院，嘱咐说：要按时吃药，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诊等等，我懒得听他解释，他还在和苏染说话的时候我收拾好我的洗漱用品独自下了楼。中午太阳很毒辣，就连低头看自己的影子都觉得刺眼，我拎着大包站在医院门口等苏染。没想到，竟然会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江浩恩，他的怀里还抱了一大束康乃馨，一只手挡在花上，快步向我走过来，额头上挂着晶莹的汗珠。我想躲开，可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躲，左顾右盼最后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肯定是哪个花痴小护士告诉他我今天要出院。“终于见到你了米娜。”江浩恩慢慢地咧开嘴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冲着我目不转睛地微笑。从这个角度上看起来他长的确实不错，要是换成别人，或许我会对着流点口水，可偏偏是他。他把花举到我面前，“我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摸了摸后脑勺，脸上露出一个涩涩的微笑，说，“那么祝你更加健康。”我耸了耸肩做出了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很抱歉！江浩恩，就算你长的再好看，就算你的花再鲜艳，也不能消除那天莽撞的过失。唉！可是他真的很帅啊！难道是因为鲜花的衬托？肯定是！“还在生我的气吗？”他的声音很温柔：“对不起，请原谅我吧。”我不想原谅他，一个随便抢走别人初吻的男生，不应该得到谅解。起码此刻不会。我避开他，大步向前走去。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米娜。”他叫我的名字。“别叫我。”烈日晒的我的头发昏，我用力甩开他的手。他似乎是被怔住了，呆呆地看着我。“我说了，别叫我的名字。”我又重复了一遍。他看着我，眼神一点点变的陌生而又哀伤，我在他的眼里看见了闪动着的泪光，慢慢地他放下手，“你真的生气了？”然后低着头，轻声说了句：“对不起！”我一屁股坐到了医院门口的台阶上，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水泥台阶被太阳晒的很热，我抱着头，眼泪流了出来。过了大概一分钟，我感觉他在拍我的肩膀，听见他说：这里太热了，你身体刚刚好，我们去医院里面坐吧。我没有

理他。过了一会，他脱下衬衫折了折放在地上，说，“那你坐我衬衫上吧，台阶太热了。”我依然不理他。又过了一会，他低声说了句：“求你了，别这样。”我抬起头，可是却看不清他的脸，他个子很高，我的眼里蒙满了泪水：江浩恩，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很多女生喜欢你吧，可是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站在一个相貌平庸毫无优点的女生面前，说出这样乞求的话。“米娜。”苏染从身后叫我。我站起身，擦了擦眼泪，头也不会地朝公交站台走去。刚好一辆95路开了过来，我和苏染一前一后上了车。大概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车上的人很少，苏染一坐下来就问：“你怎么站在太阳下？“累了。”“他来找你干嘛？”“不知道。”“是特意买花送给你的吧？”“不知道。”“是你同学？”“嗯。”“现在的还是以前的？”“随便。”“随便？”“嗯。”我扭头看着窗外，从公交车的后视镜里看见江浩恩站在医院门口，远远地望着公交车离去的方向，半裸着身子，怀里抱着那束康乃馨，白衬衫躺在脚边的地上折射着太阳的光泽轻微地晃来晃去，看上去像很不真实。我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心里空落落的。也许，我已经原谅他了。第二天，傍晚时分，太阳的光线变得稀薄。我坐在客厅的沙发，关了窗子，关了电视，关了音响，望向窗外地沉沉西坠的太阳，望向楼下不远处的梧桐。世界很安静，一切都被涂上了迷离的金色。茶几上的手机震动起来；翻开手机盖，扫了一眼，看见发件人是韩小翘，“还有五分钟就下课了，我的天啊多么难熬的数学课啊。”我正要回复，听见楼下有人在叫我，探头看了看，看不见有人，于是随便发了“知道了”三个字，放下手机朝阳台走去。一个扎着马尾的女生女生站在楼，朝着楼上喊：“米娜你在不在家？米娜你在家吗？”我这才想起来，门铃坏了。住院时我曾经不止一次提醒过苏染叫她找物业修理，结果她还是忘了。我趴在阳台上，低下头，刚想问她什么事，却一眼瞥见了不远处站着的林小乐。林小乐那厮正站仰着头翘着脚朝楼上看。看样子，她今天刻意作了打扮，一袭漂亮的露肩小短裙，头上还扎了个红色的蝴蝶结，而在距离她不到一米远的地方站着江浩恩。她一眼看见了我，声音甜美地叫了

起来，“米娜，你别躲了，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你了。”我一点不想看见她，转身往客厅里走。

《半糖》米娜（15）

“喂！米娜”林小乐扯着嗓子在喊。抱歉！我真不想理你，江浩恩居然跟她在一起，没想他们俩居然认识。“米娜，你不要生气了好吗？”江浩恩的声音传了过来。我依然没有理会，固执地进了客厅。“米娜，真的很对不起。”“米娜，你听说解释好吗？”“米娜……”过来一会听见林小乐在抱怨：“江浩恩我们走吧，真不知道她怎么这样，明明在家装作不在家，按了那么久的门铃她也不开门。”楼下沉默了，大概过了有五分钟不见有人声，我长出一口气，——我想他们应该走了吧，我刚想起身去冰箱拿酸奶喝，可就在这时候又听见楼下再大叫：“米娜，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我就站在你家楼下，一直等到你原谅为止。”我感觉自己快要疯了。原不原谅会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偏要逼我原谅？你有什么理由让我原谅你？我抱着头用手紧紧地捂着耳朵，可还是能听见林小乐的尖叫声：“天啊！不会吧，她是故意不理我们的……”“我决定了。”江浩恩说：“我一定要等到米娜的原谅。”“可是。她明明就是故意的。”“你可以走了。”江浩恩淡漠地说。也许是他讨厌这个打扰他的人吧。“好吧。那我陪你一起等吧。”对方开始妥协。我闭上了眼睛。真不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觉得不够丢脸是不是？觉得站在楼下很好看是不是？刚才就已经听到这栋楼里的人在愤怒地关窗，那些喜欢说长道短的更年期大妈不知道又要在一起唠叨些什么？也许最后还会传到苏洵耳朵里……“林小乐？我……”楼下那个扎着马尾的女生长久地怔住了，半晌，声音有些闷闷地：“要是米娜她一直不出来，你们就站在这里吗？那晚上怎么办？不饿吗？不累吗？”低声地说：“我想回学校了。”“你走吧。”林小乐恶狠狠地。马尾女生没敢说话，过了会，脚步声远了。“米娜，你听听江浩恩解释好不好？”……“米娜，你说话呀。”……“米娜，你这个狠心的家伙。”……林小乐在楼下大叫。这时楼下又有人带着嘟囔声重重地关上了窗子。我忍了很久，最后冲到阳台上。天气渐晚，路上有很多散步的老人，

很多人朝这边投来异样的目光。江浩恩站在楼下，仰着头直直地盯着我家的阳台，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衣服都湿透了，旁边的林小乐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卷报纸在扇风。我看见他那副模样突然觉得不那么生气了。林小乐一看见我立刻跳了起来，一副冷嘲热讽的模样："哈，你终于出来啦？你还真好意思叫我们一直站在你家楼下。""别说了。"江浩恩叫住了她，对我说："米娜，真的很对不起，我是真心跟你道歉的，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可我还是希望你能原谅。因为，我明天要回北京了。""我不会原谅你的。"这话说的有些言不由衷，事实上我明明是想说：好吧，我原谅你了。可就是嘴硬，就是不愿天下太平，接着说："我不想再在这里看见你们了，请你们走吧，离开这里，离开我的视线。""喂！你拽什么拽，你当自己很了不起啊，丑……"林小乐大叫，我想她大概是又想叫我'丑女'但是迫于江浩恩在跟前所以说了一半就停了下来，吐了吐舌头，而江浩恩在一旁拼命地拉着她。我心里冷笑，是我拽还是你们拽？凭什么我非逼我原谅你，我说："你们走吧。"说完一挥手，感觉手被撞了一下，我也没太在意转身就走，刚走了两步就听楼下'嘭'的一声，紧接着是林小乐的尖叫。我被吓了一跳，回头一看阳台上的吊兰少了一盆。就这样，我的病假结束了，我又将回到了学校。周末，韩小翘过来看我，我们窝在沙发里看漫画。那天她特别安静，过了一会，抬起头说，米娜你下手一次比一次狠了，几年前拿凳子砸江浩恩，现在又用盆花砸，要不是林小乐及时把他拖去医院，没准就死你家楼下了。我低着头没有说话。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挺好的一帅哥被我折腾了两道疤痕在头上，我都替他恨我自己。想起那天他捂着额头，半跪在地上鲜血从指缝里往下流，地上衣服上全是血，林小乐鬼哭狼嚎地站在旁边，挺可怕的，最后也不知是谁打了救护车，这两天过的提心吊胆，感觉自己像是个杀人凶手。韩小翘说，哎，我看江浩恩那小子还真是不错，都被你砸成那样了，还死活说不关你的事。然后她很认真地看着我说："等你回了学校你就知道你已经成了五德的话题女王。"

《半糖》米娜（1）

星期天晚上照例要回到学校。我从电瓶车上下来，准备进校门的那一刹那，看见旁边有几个人在看我，一边窃窃私语，不时有幸灾乐祸的低笑声传来。我懒得理会，爱说就去说吧，反正已经经历过一次流言之痛了，我还怕什么？痛的次数多了就会麻木了。就像现在这样：我已经麻木了。我把电瓶车锁好，抱着书一步步往宿舍走，香樟树的花落了，枝叶更加浓荫，傍晚暑气逼人。经过304宿舍门口的时候，听到里面有人在对话。“听说过高二（11）班米娜的事情吗？”“听说过，就是上次跟楚梁闹绯闻的那个，长的很一般。”“什么长的一般呀，根本就很丑嘛。听说了吗，她最近又跟一个男生闹绯闻了，听说那小子长的还很帅呢，是林小乐的男朋友，结果被米娜插了一脚。”“不是吧！她还真是不要脸，老爱干这种事情……”我的脚停在了304的门口，怎么也迈不动了，使劲地咬着嘴唇，使劲地抱着怀里的书，心像是被巨大的铅块塞住了，难以呼吸，我一次次的提醒自己不要哭，不要哭。有两个女生走了过来，扭头看着我，又相互会意地看了一眼，撇了撇嘴，嘭地将门关上。一分钟后，里面不再说话了。我继续向前走，摇摇晃晃的，像是人偶剧中失去表演的提线木偶，一只被谣言穿过四肢，没有感觉的提线木偶。宿舍里闹哄哄的，在我推门的瞬间，笑声戛然而止，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热闹的气氛像是被突然的寒流给凝结住了，四周寂静如冰。我从她们中间走过，面无表情地放在怀里的书本，进了卫生间，关上门，打开了水阀，洗脸，洗手……两只手反复地搓着，直到变得麻木。卫生间的窗子上贴着厚厚的杂志封面，光线很暗，甚至看不清镜子里的脸，镜面被巨大的黑暗紧紧包裹着，无边且沉重。我开始刷牙、洗脸……手撞在大理石的洗手台上，撞的淤青了却一点感觉不到疼。——心里的疼痛远比它大的多；也不知过了多久之后，我才感觉眼里有水流了出来，流到嘴里咸咸的。眼泪这东西有时候真的奇怪啊，就像是坏了水龙头，一

旦坏了就再也闭不了了。我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任凭泪水一遍一边地冲刷中脸庞。直到有人过来敲门，眼泪匝然而止。开了门，韩小翘站在门外。宿舍里的人已经走空了，她递了张纸巾给我，我接过来，踉跄着坐到椅子上。韩小翘说："米娜，不管别人说什么，都不要理会。清者自清。"清者自清，我颓然地笑了笑，"你相信江浩恩是林小乐的男朋友吗？""不信。""别人都相信。"韩小翘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而我就像一个受伤的娃娃般靠在她的怀里，她说，"米娜，别管他们。"于是，我的眼泪就怎么轻易的流了出来。我没有抢过任何人。我没有做过一件恶毒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上帝总是跟我开这样的玩笑。也许只有她面前，我才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大哭，毫无戒备地把所有想说的话说出来。门被人推开了，浓重的暮色中站着老文，他站在门外没有动，摘掉深度近视镜，轻轻叹了一声。也许，我更觉得老文像我的父亲。而我的父亲，我更愿意直呼知名。六岁之后，我就成了缺失父爱的孩子，苏染曾经跟我说过，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年夏天，半年里突然听见我叫着："爸爸，爸爸……"摇摇晃晃地从床上站起来，开门走了出去，等她发觉时我已经走到了客厅。她吓坏了，连忙追出来，开了灯一看，我的眼睛还是闭着的，还在睡梦中。五德里关于我和楚梁江浩恩谣言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接连发生的两件事，经口口相传愈演愈烈，就像仲夏夜突然袭来的暴风雨，暴风雨过后一切又会慢慢恢复。星期三中午，教室里突然多了一张课桌。我从教室走进来后，听见议论声停止了也太在意就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大概过了两分钟，一抬头，刚好看到江浩恩走了进来。额头上还贴着一大块纱布，一件大T恤一条牛仔，他也看到了我，嘴角浮起一丝笑意。我故意避开他的视线，脑子里乱糟糟的，不过还好他伤的不太重。可是……前天不是说过要回北京的么，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教室。江浩恩进门之后，就有女生开始小声地议论，我听见前座的人在小声地说，"听说他舅舅是校董事会的，不过，他长的真帅啊。""是啊，我听林小乐班上的人说，他外婆看见他受伤，心疼的要死要活的，死活让

他养好伤再回北京。”“她还真狠心，居然下那么重的手……”“哎，你小声一点她会听见的。”

《半糖》 米娜（2）

“听见又怎么样？两个帅哥跟她有绯闻，她可真是个人物。”“就是。哎，不过我不明白他怎么来我们班？难不成真的喜欢她？”一阵唏嘘的声传来。……我把MP3塞进耳朵里，音量调到最大。许阳拎着两大袋可乐进门，开始挨个分发，到我跟前的时候，递给了我一瓶，一脸怪诞的微笑，示意我把耳机取下：“呐，有人请客。”我朝他笑了笑，“谢谢啊。”“不用，”他说，“是江浩恩请的。”“噢。”“要不让他单独请你？”一脸的不怀好意。我把可乐可乐打开，倒进水杯里，抬起头，笑了笑，“好啊。”“你当真啊，那你单独过去过去跟他说，叫他请你呗……”低声说，“要不……我给你们推荐个酒吧，那里的包间绝对隔音。”我面无表情地端起杯子，朝他泼了过去。刹那，教室里一片惊叫，跟着寂静一片。所有人的目光搜集中到了我、许阳和江浩恩三个人身上，不乏有期待好戏开始的人开始起哄。“许阳你他妈三番五次这样，是不是欠揍啊。”韩小翘不分青红皂白就冲了过来。我的眼睛迅速蒙上了一层雾气。“算了韩小翘。”我站起来，拉着她的校服袖。韩小翘‘啪’地把手中的书砸在桌面上，“靠！什么玩意，制造垃圾的动物。”许阳的脸涨的通红，目光紧紧盯着韩小翘，而韩小翘毫不示弱地盯着他，直到许阳的摊了摊手，点头，“算你狠。”“怎么样？”韩小翘不客气地回敬着，轻轻扬起了嘴角，朝我笑了笑，眨巴眨巴眼。是啊，赢了！可是我的心情却坏透了。物理课上，从后座传过来一张字条，折成了纸飞机的形状，上面写着‘米娜收’。我拆开来扫了一眼，结尾处写着大大的江浩恩二字。再然后，就再没有耐心看下去了，揉成一团，丢在一边。其实，心里清楚的很，无非就是道歉。可我已经不需要道歉了，如果真的可以相互扯平的话，那么我和他已经扯平了。傍晚，窗外晚霞映红了天际。教室里很安静，我正在抄韩小翘的笔记，江浩恩走了过来，一瓶冰过的矿泉水放在了我的课桌上：“需要帮忙吗？”我抬头看了看他，冷漠地说了句：“不需要”然后低下头继续

抄笔记。他坐到我的对面，拿了支笔，拿起我的练习本，飞快地画着，然后往我面前一放。——是我的一张速写。我撇了撇嘴，无动于衷。他笑了笑，拿起笔和练习本翻过一页又开始画。再放到我面前的时候，是一个喧闹的广场，一个女孩子站在中间，所有的阳光都落在她身上，她的脸上快乐而笃定。我知道画的是我，那是初二那年，我在广场上给苏染的保健品店做宣传。我依然没理他。练习本又翻过一页，再次放到我面前，是深夜的小巷里，女孩子抱着头坐在台阶上，目光充满了淡淡的哀愁，在她的四周是浓密的宛如妖兽一般的黑暗。——那一回我丢了大门的钥匙，坐在门口等苏染回家，一直到深夜，那晚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抱着双臂冷的发抖。我停下笔，望着他，心里在地震，——我不相信那一晚他也在。仿佛是看出了我眼中的疑问，他笑了笑，放下飞快地转身向教室外走去。他走的很快，似乎是有意要避开我的疑问。我坐在那里望着他，阳光照在他的侧脸上，有种奇怪的纯金色。“那晚你真的在？”我的呼吸有些乱了，心跳的很快。三年来无数次在梦里出现的那个人，看不清面容的人，竟然是他，真的会是他吗？我不敢相信。怎么能忘记呢？那一晚，我坐在黑暗的小巷深处，十一点多的时候，有个恶徒向我走过来……捂着我的嘴，我吓的魂飞魄散，拼命地挣扎。对，我以为我会死掉，可就在这时候一个人冲了过来跟歹徒扭打在一起，我吓的拼命地往有光亮的地方跑，再后来歹徒跑了，那个人却没有现身，恰好这时候苏染回来了，任凭怎样喊他，他就是不肯回头。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他。——那个小个子戴着大眼睛土气十足的江浩恩。那一刻，心底如湖水打破了宁静，各种复杂的滋味一起袭来。我感觉手在不住地颤抖，血液都要凝固了。“江浩恩。”我叫住了他。我不知道，我的声音怎么会那么轻，就像一缕青烟飘荡在教室里。江浩恩停了下来。

《半糖》 米娜（3）

对，就是他，我记得他那晚的姿势，也是这样的，苏染喊他，他站在哪里没有回头。“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朝他大喊。他回过身，静静地看着我，他的表情安静的就像是夜风里的松树，帅气的单眼皮，还有嘴角好看的笑。“我为什么要跑过去请功呢？”他的笑容里有种满不在乎的神情。“可是，这三年来，我和苏染一直想要找到你啊。”“对不起。”他说，“我只是不想提你的伤心事。”“谢谢你，虽然这句感谢来的很迟。”我说。江浩恩脸上的笑意漾开了，却是那么的轻微。“可我……”我迟疑着，“可我只能把你当成普通的朋友。”他收起的笑意，有些嘲弄的口吻说，“我知道。”“谢谢。”“我说了不用谢。我不会以此为要挟逼你和我交往。”他看着我，眼睛很深邃，“除非有一天你真的喜欢上我。”我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我说，“我并不讨厌你，只是那种感觉不一样。”“我懂。”“要是我永远都不喜欢你呢？”他收敛起唇角的笑容，眼神淡然，“那也没办法，可是原因呢？”“原因是……她有喜欢的人了。”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一丝不屑和恶作剧，不知道什么时候韩小翘站在了门外。她的手里拿着两瓶可乐，笑吟吟地看着江浩恩。“米娜有喜欢的人了。”韩小翘说，“所以她可能无法喜欢你了。”我觉得脑袋嗡嗡的，虽然这是个事实，可我不想被拆穿。“知道了。”江浩恩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听不出任何语气，然后走了出去。“韩小翘。”我无可奈何地喊着她的名字。“怎么了？”她问，一脸无辜地看着我，“不应该让他知道你有喜欢的人是吗？米娜既然你不喜欢他就让他清楚地认识现实吧，这没有错。”也许她说的对。可我的心里，竟然有一丝淡淡的失落。楚梁？！某一刻，我似乎已经忘了他了。在韩小翘把可乐送到我面前之前，我收起了江浩恩的画，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她看了一眼桌子上还冒着凉气的矿泉水，没有说话，坐到我面前大口大口地喝着可乐。“其实我能理解你是怎样想的。”她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什么？”我

问？“你并不想让江浩恩知道你有喜欢的人。”她拿起一本书随手翻着。“噢。你什么都知道，神婆。”“我是你的影子，我是你的良心，我是你的……另一个自己。”她说。“呵呵。”我笑。“要是换作是我的话，”她放下手里的书，“我也喜欢楚梁。一个拿着奖学金，被老师捧在手里，被无数女生喜欢的人，和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小混混相比，谁都会选择前者。”“可是……”我说了一半停了下来，继续抄笔记，其实我原本想说的是：江浩恩不是个小混混，他有正义感，他是个好人，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是什么？”“没什么。”我笑了笑。突然觉得心里空洞洞的。食堂的窗口前，队伍排了很长，每天中午都是这样。我打了一份糖醋小排和青菜，找了个位子，坐下。最近韩小翘说要减肥，一直不吃午饭，所以每次都我一个人来，我是个食肉动物从来不做节食的打算。每次我一个人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总是在教室磨磨蹭蹭的，然后被拍到队伍的最后。反正无所谓，有吃的就行。我坐下来不久，江浩恩走了过来，“怎么来的那么晚？看，还好我给你打了牛肉。”说着他把一小碗牛肉放到我的餐盘里。“我不吃牛肉。”“对你的身体好。”他说，“味道还不错，不信你尝尝看。”“噢。”我没有拒绝。许阳朝这边走了过来，“江浩恩，去打会网球吧。”“一会再去。”“去的迟了，场地会被占光的。”“那就改天再打。”“不是早上说好的嘛，。”

《半糖》米娜（4）

我扫了一眼许阳，眉头皱了皱，没有说话低头继续对食物发动进攻；大概是脸色不好被江浩恩看了出来，摇了摇头，扭头对许阳说："那好吧，我们去吧。"江浩恩走了之后，我拿出一本杂志一边吃饭，一边看。感觉有人站到了我的面前，我抬起头，董落凶神恶煞地插着腰站在我面前，旁边跟着陈娅南。董落的笑容里带着一缕嘲讽，"喂！丑女。"我继续看杂志。"喂。"她拍了拍餐桌，"要不要脸啊，装聋作哑挺好玩啊？干嘛谁都想霸占着。"我翻过一页杂志。"靠！"她继续拍桌子，"请你离江浩恩远点，听好了，他是林小乐的男朋友。""关我什么事？""靠！你的那点破事全校都知道了，还有脸说不关你的事。靠！""莫名其妙。""你以为你是谁啊？也不照照镜子。""我从来都很清楚自己。"我说，"不需要你来提醒。"我放下筷子，起身想走。突然看见林小乐从人群中快步走了过来，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一个清脆的耳光落到了我的脸上。她还在那疯了一样地叫："米娜，你他妈的给老娘滚远点。"整个食堂刹那停止了喧哗，静的能听见针落地的声音。我捂着脸，左边脸火辣辣地疼，估计已经肿了。我被那一巴掌打懵了，站在那一动不动，董落和陈娅南大概是怕我还手一左一右冲过来钳住我的手臂，紧接着一碗紫菜蛋汤泼了过来。我愣了十秒，整个餐厅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这边，我的手臂被她们钳着动不了，我也懒得挣扎了，紫菜蛋汤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流，衣服上，头发上。我说，"放开我，放开我。"可是她们没有动，我突然用力地大叫了声，"放开我。"她们被吓住了，松开手，怔怔地看着我。我用手擦了擦脸上的紫菜汤，我的眼前有些模糊，我慢慢地捡起餐桌上的杂志，当我的视线碰到那份牛肉的时候，我再也压抑不住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走了出去，当踏出餐厅大门的那一瞬，门外的阳光刺的我眼泪哗啦哗啦地往外流。一路上很多人在看我，很多人在指指点点。我什么都听不见了。走了大概一百米，突然发觉有人在

对面看着我，尽管眼前一切都很朦胧，但我还是看清楚了，——是楚梁。他朝我走过来，紧皱着眉头，递了块手帕给我，问，“谁欺负你了？”我摇了摇头，就再也忍不住了，顾不得丢脸，蹲在地上抱着头大哭起来。“别哭！别哭！”我听见他在我耳边不停地重复着。可他越怎么说，我就越是哭的厉害，那些天来的委屈全部爆发出来，眼泪入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楚梁大概被我的哭势给吓到了，伸出手抱住了我，手轻轻的拍打着我的背。“米娜，别哭了。”“别哭了。”中午，路上很多人，很多人停下来驻足观看。是啊，又一个绯闻诞生了，多少张嘴在准备到处传说。好吧！说去吧，说去吧。“看什么看？”楚梁大吼了一声。那些原本停止的脚又动了起来，我依旧不可遏制的哭，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劝我，站在旁边叹气……直到韩小翘来把我带走。我从地上站起来，看见了远远的站在香樟树下的江浩恩，他的脸色苍白的像纸一样；我们相隔并不太远，可却像隔了千山万水隔着几个世纪。他看见了我望着他，回过神来，转身走了。回到宿舍之后，简单地洗了洗，倒头睡去。我的嗜睡症又发作了，就连上课铃声都不能将我吵醒。整个人进入了混沌状态。一直一直沉睡，深度沉睡。就连医务室的医生都被请了过来，可依然束手无策。自从林小乐打了我之后，江浩恩就像变了一个人，他不会再在我面前大献殷勤。甚至很多时候，只是只是远远地看着我。学校里关于我和楚梁的事情则被传的沸沸扬扬，而林小乐在餐厅打人的事情，被校方抓住口实，作了记过处分。学校里对我唏嘘的人越来越多，冷嘲热讽一起袭来。“楚梁竟然会喜欢她。”“有没有搞错，她那么丑，看她那两条萝卜腿。”“她?真有本事，居然把我们学校的两大帅哥迷的神魂颠倒的，长的胖很了不起啊。”“靠！真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手段。”“那个女生，还真是不要脸吔。”

《半糖》 米娜（5）

“楚梁才不会喜欢他，江浩恩也不会，是她自作多情主动送上门。”……谣言，流言漫天飞舞。显然我已经成了五德女生公认的敌人，走到哪都被鄙夷和不屑的目光跟随着，行走坐立都有人指指点点。每一次，我看向她们的时候，总会看到一张张似笑非笑的脸。人言可畏！这是一个自杀的女星临死前留下的，可我不会死，我还不想死。周末的下午，照例是大扫除。宿舍是和我和韩小翘负责，她窝在床上看漫画书，我拿着拖把拖地，过了一会，她转身对我说：“晚上有什么活动吗？”“没有。”“听说，下周是江浩恩的生日。”“是么？”“你要不要送他点礼物什么的？”“你怎么知道他要过生日了？”我问。“前天他不小心把钱包落在教室，我在他身份证上看到的。”她把漫画书抱在怀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噢！”我不再说话了。过了一会她又问我：“那你到底送不送礼物给他啊？”“不送。”“噢！”她的回答有些迟疑，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打扫完之后，我收拾了一些需要换洗的衣服，带了两本书，准备回家。韩小翘说她暂时不想回家，想等明天再回去。我独自走了。临出门时，给苏染发了个短信，问她晚上要不要回家一起吃饭。这样我可以直接从菜场带些菜回家。她很快回复了：“好的。菜我已经买好了。”真稀奇。可能……她已经从成斌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准备好好跟我过日子了吧，想到这里我抬头看了看天，傍晚天气不错红霞满天。于是，我想，我们的生活还是红红火火的，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向前向前，无论明天等待的是刀山火海还是丽日晴天。到家的时候，临近晚上。我把电瓶车锁进车库，关好车库的门，一抬头就看到厨房里的灯火，玻璃窗上还映着一个人的身影。一个头发盘起，围着围裙的身影。我记得还是六岁以前，那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米莱接我从幼稚园回来，一进门就能闻到饭菜的香味。那时的苏洵从来不加班，不出差，每天都会准时回家为我和米莱做饭，一推开门就闻见饭菜的香味。她烧的糖醋排骨和鲫鱼汤非常好

吃。眼前的一切，就跟我多年前的记忆一样，只不过烧饭的人换成了苏染。我觉得很温暖，这种感觉前所未有，我加快步子，开门走了进去。厨房的门是开着的，听到门响她把头从厨房里探出来，“你回来啦，我还有有道汤没烧，一会儿就好，你洗洗手一会过来吃饭。”“哦。”我应了声，心里很得意，餐桌上摆满了饭菜，很多是我爱吃的。转过身，看见沙发上站起一个人，吓了我一跳。竟然……竟然是那个跟老文长的有点像的医生，我记得看见过他胸前的牌子，‘XXX主治医生：江赋阳。’“你好啊，米娜，看起来你的身体恢复的很好很健康。”医生的职业病——见人就观色。“江医生。”我愣了两秒。——苏染把他请回家做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曾经是我的主治医生？大概没那么简单吧。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放下书包，心里有种怪异的感觉，不过我没有太在意，乐呵呵地到客厅跟江赋阳一起看电视。他正在看新闻，好几条讯息都是关于洪水灾害，很多人在水里走，很多地方的房子有危险……我正在发愣，苏染围着围裙站在我身后说，“准备吃饭啦。”江赋阳连忙站起来，跟苏染一起进了厨房间，洗手，盛饭，我慢吞吞地走到餐桌前，——家里多了个男人，有些不习惯。苏染把一大碗米饭放到我面前，问我，“手洗了吗？”“洗了。”我有些木纳地看着她，迟疑了一会才说：“你新买的洗手液真难闻。”她朝我瞪了一眼，我假装没看见。三个人坐下。“米娜，怎么没听见你叫江叔叔？”“我叫了江医生了。”“赫赫。”江赋阳笑了笑，“没关系，都一样。”我吐了吐舌头。苏染从冰箱里拿了瓶红酒出来，晃了晃说，“喝点酒吧。”“你不是一向最爱喝白酒的嘛，怎么改喝红酒了？”我说，“二锅头不错，你不是说红星二锅头最合你胃口吗。”“家里只剩红酒了。”她有点尴尬，然后狠狠地瞪我

《半糖》米娜（6）

“红酒有抑癌的功效，喝红酒比较好。”江赋阳接过去，打开酒塞，问我说，“要不要来点？虽然我不赞成学生喝酒，不过少喝一点没关系。”我摇了摇头，拿起杯子，“我喝果汁就好。”“好吧。”他没有勉强。他们俩碰杯时，我偷偷的打量了一眼苏染，她穿了件粉红色的连衣裙，头发盘起，戴了个珍珠耳坠，很好看。我想起来，在此之前她的衣柜里只有黑白两种颜色，甚至连中间色都没有，因此以前，我常常觉得她把自己打扮的像个寡妇。才一周没见，却好象隔了很多年，觉得她好像变年轻了，变漂亮了，变的温柔了娴熟了，心情也好了很多，顶多就二十出头的样子。“怎么样，我做的菜合胃口吗？”她问。江赋阳夹了一块鱼品尝了一下，点了点头，“不错，挺好吃的。”我也夹了一块放进嘴里，说：“叫的外卖吧。”“去。”她再次瞪我。江赋阳笑了笑，“我可以作证，是她亲自下厨做的哦。”我也笑了笑，“她以前一直叫外卖，我跟他吃了十几年的外卖了；江医生，都说味精吃多了会老年痴呆，我小姨吃了起码一吨味精……”“吃饭吃饭。”还没等我说完，苏染就迫不及待地敲了敲我的碗。“米娜，学校生活怎么样？”江赋阳问我。“还好。”我暗叹了一声，——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他喝了口酒，“教室和寝室都有空调吧？夏天热多喝些水，多吃蔬菜，食堂应该有绿豆汤吧，对消暑很有作用，含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嗯。”他夹了块牛肉放到我碗里，“多吃牛肉对身体好，益智。”“多谢。”——明明是借花献佛。软烂的牛肉吃到嘴里，突然想起了江浩恩，想起那天食堂里场景。或许，要不是因为那一份牛肉林小乐就不会那么恨我，即使恨我也不会冲动到当众打我的地步；还或许，那只是原因之一。打完了恨消了便好。晚餐吃的很平静，又很不平静，这是我自六岁以后吃过的最温和的一顿饭；所以格外的思绪万千。江赋阳和苏染在厨房间洗碗，我则故意呆在客厅里看电视，偷听他们说话。可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甚至连句暧昧的话都

没有。成年人，真是叫人琢磨不透。又等了一会，我彻底泄气了，跑去卫生间洗澡。卫生间里有我熟悉的香味，我躺在浴缸里闭上眼：要是苏染跟江赋阳真的恋爱结婚，那么以后我该住到哪里？我们还会像今晚怎么愉快吗？我不知道，某一刻突然觉得很孤单，那种孤单深入骨髓，——原来我才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那一个。洗完澡出来，江赋阳已经走了，苏染在客厅里吃着薯片看电视剧。我犹豫了很久，才问："你们是在谈恋爱对吗？""嗯？"她有些诧异地扭过头，看着我。

《半糖》米娜（7）

我假装不在意地用浴巾擦着头发。过了一会，她反问了一句，“你觉得他怎么样？”“就那样吧。”我忍不住问她，“你知道，他结婚了吗？”“他三年前离的婚。”“哦。”我松了口气，“老实说，他的医术不错，你看我现在健健康康的，就是他的功劳。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他能照顾好你。”她愣了一会，点了点头说，“你说的好像有些道理。”再然后，我就再没跟她说话，我躲进自己的房间上网，在博客里乱敲一通，写的无非是些小心情小情绪的文字。大概九点左右，苏染出去泡吧。我在学校的论坛上晃了晃，论坛里还是乱糟糟的，就是那些八卦谁谁和谁谁恋爱了，谁谁喜欢谁谁了，当然也少不了骂我的帖子而且跟帖者众多。最后实在是无聊透顶，就拿了钥匙打算去小区的公园里散散步。夜晚，凉风习习。公园里有很多纳凉的人，老人，孩子，牵着宠物的女人……我坐在一旁的紫藤花架下，静静地想着心事。不知是从哪天开始，心里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沉重，压的我透不过气来。花架下蚊子很多，飞来飞去撞在脸上，好在出门之前我涂了些驱蚊水。有脚步声传来，停在我面前。我抬起头，竟然看见了江浩恩站在面前，他站在离我大约一米远的地方，双手插在裤袋里，黑暗中看不清他的眼睛，但是在的四周却缭绕着淡淡的说不清的落寞。“恨我吗？”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没有动，握紧着手里的钥匙扣。“关于林小乐的事情，我很抱歉，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反正……是她误会我了；请你相信我。”我瞪着他。误会？当着那么的面挥手打我的人难道紧紧是因为一个误会？是我太倒霉还是对方太愚蠢？还有，你是如何让别人误会的？做过了什么？我咬紧着嘴唇，转过身子，不看他。“米娜，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呵。”我冷笑，声音淡淡地：“你们的事情，与我无关。”既然如此，就分隔两端吧。你在你的生命道路上，我在我的生命道路上，无论是上下平行，还是左右平行，我们将永远不会有交集。而那个在我年幼的梦境里，曾经无数无数次地出现过的身

影：孤单的夜晚，被恐惧和黑暗包围着的夜晚，有个少年从天而降，将我救出魔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结束了。

《半糖》米娜（8）

接下来，没有什么更加重要的事情发生。江浩恩在五德似乎越来越受女生们青睐，他抱着吉它在舞台上唱歌，他在足球场上踢比赛，他开着漂亮的跑车上学……他头顶光环的越来越多，他帅气而阳光，他招摇而热烈，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发女生的骚动。而楚梁，模拟考试得了年级第一名，奥数比赛获得市第一名，物理竞赛省第二。他就像一个骄傲而冷漠的王子，对哪个女生都不理不睬，除了偶尔看见他和海归美女在一起。至于我，依旧是那个成绩一般，长相一般，走在哪里都不会引人注意的米娜。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想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平凡的女生，怎么会和本校最优秀的两个男人有过绯闻？幻觉，一定是个幻觉。江浩恩生日那天，据说LASIKO里坐个大月一百多个女生为他庆生。那晚的女主角，不是林小乐，而是韩小翘。他们俩推着三层高的生日蛋糕在掌声中缓缓走来，韩小翘穿着漂亮的粉红百褶裙，江浩恩穿着洁白的礼服，简直就像是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当然，这些都是事后听别人说的。——我没有出席江浩恩的生日PARTY。他给我发了邀请函，可我没有去。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说实话，我觉得像江浩恩那样帅气的男生，就应该跟韩小翘那样的漂亮女生在一起，这才是所谓的般配，而跟我在一起，我会自卑，会让人感觉不协调。王子就应该属于公主，没有水晶鞋的灰姑娘只是做了场华丽的梦。那晚家里的餐桌上摆满了碗筷，菜式很多，因为江赋阳又来了。苏染像急于表现自己的小姑娘，几乎把它所有稍微拿手的菜都做出来了。真是看不惯。可惜，当天我的情绪不高，闷头吃饭一句话也没有，江赋阳和苏染也都在静静吃饭，静悄悄除了碗筷碰撞的声音，别无其他。——我想，大概是因为我的缘故吧。之后，江赋阳每周都会过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我甚至感觉，在我上学不在家的时候他也会来。管他呢，苏染又不是小孩。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再让我的苏染受到伤害，仅此而已。这些天来，我一直刻意忽略的一件事情，

却时常困扰着我。事实上，在江浩恩生日的那天，更晚些的时候，收到了他的短信，短信上说，他想送一件礼物给我，叫我到阳台看。我没有回复，也没有起身，悄悄地转过脸。——阳台就在我房间的窗外。大概一分钟后，学校的方向，寂静的夜里上演了一场盛大的烟火。很绚烂，有些不真实。我抱住膝盖坐在床前发呆。夜晚的星星在夜幕中闪闪发光，很美丽。就是这个礼物吗？那是属于我的烟火吗？心情，说不出是高兴还是难过，是喜悦还是失落。只是发呆，发呆，百感交集。我一直都没有睡去，大概夜里三点的时候，听到楼下有车的发动声，我起身倒水喝，一眼瞥见了楼下的那辆白色的敞篷车。那是江浩恩的车。繁星点点，古老的梧桐树下，江浩恩依在车身上，他仰着头看着我的窗子，昏暗的路灯下，英俊的脸上写满了孤独和寂寞，一袭白色的礼服，将他村托的那样美丽而又哀伤，像一个迷茫的孩子；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某本漫画里看过的‘月光下的王子’。呵，王子，跟没有水晶鞋的灰姑娘咫尺天涯。夜很静。

《半糖》米娜（9）

我站在窗后，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暖和又潮湿。可惜，不会是我的王子了，我已心有所属。过了一会，我看见他拿出手机，在编写短信。一分钟后，我的手机响了，是他发来的：“米娜，你睡了吗？”我握着手机，没有回复，蓝盈盈的光刺的我眼睛微疼。“很多人给我庆生，可是我依然感觉不到快乐。”又是一条。我还有没有回复。“给我句生日祝福好不好？这是我今年生日许下的唯一愿望。”‘生日快乐’我飞快地将这四个字编写出来，其实一早就已经编写好了储存在信箱里，只不过没有发出去罢了。然而就在按确定发送时，我又迟疑了。沉思了会，按了个删除。对不起江浩恩，我已经做好了决定，我不想那么帅气的你跟那么平凡的我再有纠葛，你的生活本应精彩绝伦，本应受到无数人仰慕，米娜只是微不足道的插曲。请你，忘记我吧。半个小时后，车掉头开走了，江浩恩的背影融进夜色里。我突然觉得鼻子很酸——眼泪落地。就这样一直到学期结束，我、江浩恩、楚梁再没有任何交集，就连流言也似乎有意避开了我们。而以前那些与我们有关一切，早已被人遗忘。楚梁忘了。江浩恩忘了。整个五德的人都忘了。那么我呢？我也忘了吗，我很多次这样问自己，在公交车上，在做饭的时候，在孤独的夜晚，然后当我确定的次数越多，我就越加清楚的知道，我没有忘记。想到这里我就会流泪，我的眼泪突然多了起来，我拼命的喝水，我努力地告诉自己是身体里的水分太多而已。我和楚梁偶尔还是在学校里相遇了，匆匆一瞥，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像俩个陌生人。而江浩恩也仅仅偶尔发一两条短信而已，而我从来不作回复。我很酷，对不对？我们真正成为了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期终考试的前一晚。那天也是一个周末，江赋阳过来吃了晚饭，吃完晚饭，和苏染一起出去泡吧。家里只剩下我，我写完一整页英语的试卷。关了台灯，去客厅看电视。电视台就好像是约定好了一样，要么是歇斯底里的台剧，要么就是连吃个饭都要放半天的韩

剧。“下面请给你喜爱的偶像投票，短信xxxxxxxx，固定电话xxxxxxxx，小灵通xxxxxxxx。”那个穿着白色礼服出席某大片发布会的男一号，风度翩翩地走了出来，目光触及竟然和生日那晚站在我窗下的江浩恩有些相像。请问：“……”乘记者过去采访，我去厨房的冰箱里拿了根绿豆冰棍。刚坐回到沙发上，手机就响了，江浩恩的名字跳了出来：“明天考试，早点休息，好梦。”“知道了。”破天荒地作了回复。心口处有一丝疼痛。过了大约三十秒之后，手机响了。“喂，我是江浩恩。”声音从那端，遥远地传了过来，低沉，却有掩饰不住的激动，更多的是伤感。“我是米娜。”“我……我……我很想……我想……我没什么事。”他支支吾吾的。“我也是。”“那……我挂了。”“拜拜。”“拜拜。”就这样，在这段摸不着头脑的对话中，匆匆挂了电话。暑假的第一天。我起了个大早。头天晚上收到江浩恩的短信，说今天要回北京；说希望能再见上我一面。于是，我提前两个小时乘上公交车，到了机场还是略显的有些晚。炙热的阳光从机场大厅的落地玻璃窗照射进来，来来往往的乘客穿梭其间，点子屏幕上跳动着各航班的时间，广播里不停地播报各航班的信息。

《半糖》 米娜（10）

江浩恩只带了一个ADIDAS的背包，没有人送行，一个人孤单地站在高大的机场大厅的门口，一个白色的大T恤，牛仔，板鞋，遮阳帽，太阳镜遮住了半个脸，很帅，有点像韩国的影星rain，某一瞬间，我甚至以为我看花了眼。他看见我，快步走了过来，一边摘掉了太阳镜。车上的两个小时，我想了很多见面时想说的话。比如：HI，你好，你好吗，你还好吗等等等等。可是，事情就是那么奇怪，两个人真的见面了，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好半天，我刚想说话，才一张嘴，两人竟同时说了句，“你还好吗？”沉默！然后相互惊愕地望着对方，目光一接触迅速避开，都像是做贼。“HI”“HI”招呼完又是沉默。两分钟后，他领着我进了候机厅。候机厅的空调开的很足。江浩恩令找我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来。两个人各自低着头，依旧都不说话，好像喉咙里塞了东西。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到了登机的时刻。“请乘坐xxxxx号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到x号登机口登机。”我偷偷看了他一眼，刚好他也假装摸鼻子，用眼角的余光偷窥我，目光又撞到了一起，真是尴尬，两个人都像是做贼心虚，连忙避开视线。广播里播报了三次。“再见吧。”我终于忍不住站起身来，我想，要是我不先开口的话，可能他会忘记登机时间，或者是拖到延误了登机。他笑了笑，目光有些闪躲，支支吾吾地：“哦！”过了会，又说，“谢谢你来送我啊，我很高兴能看到你来送我。”我笑了笑。“我该登机了，你早点回去吧。”他站起来。“嗯。”我点头，然后转身想走，停顿了一下，沉思半天，还是说了一句，“对不起。”江浩恩明显怔了怔，似乎有些不大相信地问我：“你说什么？”“对不起啊。”我大声地说。他怔住了，问：“为什么要说这三个字？”“没什么。”他抿紧嘴唇，“那好吧，没事了，你回去吧。”“噢！”我有些心不在焉。“路上多小心，记得乘空调车回去，记得网上联系我。”“嗯，网上联系。”我低下头，笑了笑。　走了两步，

又转回身，见他还没有走，正目送着我。他看见我转过身来，脸上立刻写满了诧异，用目光询问，什么事？我又走了回去，抬起头看着他，问："下学期，你还会回来吗？"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跳的快蹦出嗓子眼了。"你希望我回来吗？"我被他问住了，过了一会，言不由衷地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啊。"说完之后觉得有些不对劲，又补充了句："我们学校肯定有很多人不希望你离开。""你也包括吗？""呵呵。"我又笑。江浩恩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微笑。那种明朗的微笑，就像几个月前，我第一次看见他时一样，我的心就这样突然间放松下来。他说，"要是你也希望我回来的话，那么我一定会回来的。""那么，再见了。""再见。"我慢慢地往回走。"米娜，请等一下。"他喊住了我，我一惊，回过头，他快步走到我面前。我怔怔地看着他，问，"还有什么事吗？""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啊。""嘿。"我笑了起来，心嘭嘭乱跳，却假装不以为然样子，说，"好啊。不就是回了趟北京么？又不是去火星……""我是真的喜欢你。"他突然一本正经起来，盯着我认真的说："如果你觉得不够真诚的话：那么，我—爱—你。"我就惊呆了，我没料到他会在这个时间，说出这样的话，本能地后退了一步。可他的手臂那么长，轻而易举地就我拉进了怀里。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样，被点了穴道，身子徒然僵直起来，紧张的要命；我真怕他做出像那天一样唐突的事情，所以吓得动也没动。他高我很多，我的头只到在的胸前，能听的他有力的心跳，听见他在我耳边不停地说："米娜，我爱你，我爱你….."候机厅里来往众多，形色匆匆，并没有人在意这个小插曲。"请乘坐xxxxx号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赶快到x号登机口登机，飞机即将起飞。"广播里又在播报。"快走吧。"我红着脸，推开他，"再不走的话，飞机就起飞了。"他放开我，"你要照顾好自己。""知道了。""你要等我回来。""知道了。""再见。"他转过身大步向前走去。"再见。"我站在原地。看着他顺利通关，看着着走了进去，空旷的机场大厅里，静静的机场大厅里，空空荡荡的似乎不再有一个人。而我，心情复杂。